

千佛山

CHIEFSUN MAGAZINE

〈 信佛 學佛 可以成佛 〉

370期 · 2021年 · 10月刊

- 大方廣佛華嚴經淺釋
初發心功德品第十七
- 大乘起信論法義
熏習界說——
染淨二熏(上)
- 佛說四十二章經
善惡並明(下)
- 雲語書摘
戒定慧之要義

專題演講

- 老和尚對我寫《餘響入霜鐘：禪宗祖師傳奇》的
深層影響(一)
- 換個思惟看問題

〈贈閱〉





The family tradition of chiefsun

家風

不管人家對不對，
自己一定要對；
做對了是應該的，
做錯了趕緊懺悔！



攝影：蘇太田

雲老禪師法語：

「是非像漩渦，莫蹈漩流！」

這正是禪家的哲學思想。

認清和看透，是這種思想的理論；
不受拘束，才能獲取真正的自由；
當然，

這種「自由」不是局限於「當生」活著的時候，
而是生死得究竟解脫之時。

無色聲香味觸法

選自白雲老禪師著作《禪蠶心經》



色形處、聲響處、香溢處、味鮮處、觸感處、法演處；
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內容，不同的誘惑。

喏喏！有根相應意識方生好惡。誰為之通風報信？
誰為之攝受不攝受？要聽信，彼此方能生效；

有主管，才有裁決權！

偈頌曰：

棋騎欲展身手 棋技騎術為最

相互換個角色 必然子失馬翻

吠！將士象、車馬炮；兵為貴？還是卑？

驢馬駱駝，各有所長，貴在環境適應的能耐！

不是麼？色塵緣境，諸根相應而欲生，若不相應，

豈不是西線無戰事麼！

只可惜，誰願做個死人！

所以道：

心意意識攝趣，怎在乎形色？響聲？眾香？鮮味？

那份欲的激動，迷惑於自我的感觸，仰承他人的演說！

尤其是多事的筆耕者，有題材製造許多的劇本，

逗使人類僅止於吃飯拉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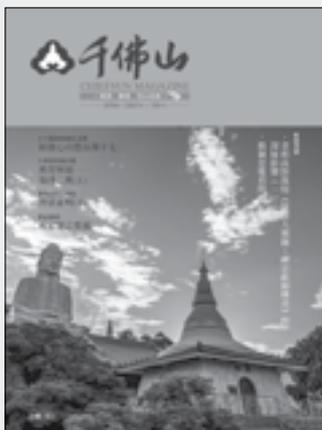
千佛山

CHIEFSUN MAGAZINE

信佛·學佛·可以成佛

370期2021年10月刊 2021年9月30日出刊

1989年3月29日創刊



封面攝影：黃俊憲

創刊人：上白下雲老禪師
發行人：釋若勃
社長：釋若勃
編輯：釋智旭、釋智翔、釋若磐、釋若知、釋如專
釋若怨、釋若讀、釋若清、釋若使
美術設計：解構創意廣告設計
發行所：財團法人千佛山人文教基金會
社址：台灣臺南市718關廟區
旺萊路466巷1號
電話：(06) 595-8106
傳真：(06) 595-8610
郵政劃撥：第31283570號
戶名：財團法人千佛山人文教基金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誌字第7210號
中華郵政台南字第127號雜誌類交寄
網址：www.chiefsun.org.tw
電子信箱：bodhi.cfs@msa.hinet.net
印刷：瓦程實業有限公司

CHIEFSUN MAGAZINE

Founder: Pai-Yun Shih

Publisher: Ruo-cing Shih

President: Ruo-cing Shih

Address: No. 1, Ln. 466, Wanglai Rd., Guanmiao Dist.,
Tainan City 718, Taiwan (R.O.C.)

Telephone Number: +886-6-5958106

Postal Account: 31283570 Ch'ien Fo Shan Cultural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Website: http://www.chiefsun.org

E-mail: bodhi.cfs@msa.hinet.net

目錄 CONTENTS

【紅塵甘露】

大方廣佛華嚴經淺釋
04 卷第十七 初發心功德品第十七 /白雲老禪師

《大乘起信論法義》
10 熏習界說——染淨二熏(上) /白雲老禪師

《佛說四十二章經》
17 第四章 善惡並明(下) /白雲老禪師

【雲語書摘】

23 戒定慧之要義 /潛

27 解惑篇 /釋若知

- 凡為彰顯佛陀精神之詩、詞、小說、散文等，歡迎來稿(稿寄本社)。
- 來稿請以稿紙繕寫清楚，或以Word電子檔，寄至雜誌社電子信箱，若有圖片，亦請附上。

《本刊宗旨》以佛陀的慈悲心導正社會人心 以佛教的道理方法為範圍 以綜合性的型態表現內容

【佛法看故事】

32 可大可小 /信 解

【衲衣下的足跡】

36 聽詹教授演講「換個思惟看問題」的迴響
——淺談「功過」的問題 /恕

【佛法與現實生活之間】

43 綠蔭深處是清涼 /受訪：淨浩、淨月
——親近老和尚的幾則故事 /採訪：編輯部

【專題演講】

51 老和尚對我寫
《餘響入霜鐘：禪宗祖師傳奇》的
深層影響(一) /演講者：鍾玲教授

【專題演講】

59 換個思惟看問題 /演講者：詹天賜教授

71 千佛山系通訊錄

72 功德芳名

■ 來稿請寫明真實姓名、地址及電話，發表時可任聽使用筆名。
■ 本雜誌有刪改權，採用與否，概不退還，如不願刪修者，請於稿末註明。同時，不作一稿數刊(一稿數投)之方便。

卷第十七 | 初發心功德品第十七

◎文·白雲老禪師

經文

佛子！復置此喻，假使有人於一念頃，能過東方阿僧祇世界，念念如是盡阿僧祇劫，此諸世界、無有能得知其邊際；又第二人於一念頃，能過前人阿僧祇劫、所過世界，如是亦盡阿僧祇劫，次第展轉，乃至第十，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佛子！此十方中，凡有百人，一一如是過諸世界；是諸世界，可知邊際，菩薩初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所有善根，無有能得知其際者。

釋疑

一念頃：梵語剎那，意謂「念」之一生滅現象；喻時數之極速，若以分秒計算，一秒如一彈指間，一彈指頃，約三十六剎那。

邊際：譬喻虛空，張目所及，無邊無際，乃言世間人之眼能；此說在闡述發心之功德，無有止境，關係眾生善根之深淺。

經 文

何以故？佛子！菩薩不齊限，但為往爾所世界、得了知故，發菩提心。為了知十方世界故，發菩提心。所謂欲了知妙世界，即是粗世界，粗世界，即是妙世界。仰世界，即是覆世界，覆世界，即是仰世界。小世界，即是大世界，大世界，即是小世界。廣世界，即是狹世界，狹世界，即是廣世界。一世界，即是不可說世界，不可說世界，即是一世界。不可說世界，入一世界，一世界，入不可說世界。穢世界，即是淨世界，淨世界，即是穢世界。欲知一毛端中，一切世界差別性，一切世界中，一毛端、一體性。欲知一世界中、出生一切世界，欲知一切世界無體性。欲以一念心，盡知一切廣大世界、而無障礙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釋 疑

即是：具等同之義。如小世界，即是大世界；大世界，即是小世界。當知一與一萬，一是基數，萬是累數；知其一，即知十、百、千、萬，以及億、兆等，說大小、粗妙、廣狹、仰覆、穢淨等，亦復如是。

體性：物之實體，各有不變之性質；譬如地、水、火、風，各別硬、濕、暖、動之性質差異；又如眾生根性，於業作之善惡性，各有差異。



經 文

佛子！復置此喻，假使有人，於一念頃，能知東方阿僧祇世界，成壞劫數，念念如是；盡阿僧祇劫，此諸劫數，無有能得知其邊際。有第二人，於一念頃，能知前人、阿僧祇劫所知劫數；如是廣說，乃至第十，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佛子！此十方阿僧祇世界，成壞劫數，可知邊際。菩薩初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功德善根，無有能得知其際者。

釋 疑

成壞劫數：劫波，梵語中之意義，於時節分別，有年月日時等。於因果作受，乃一作因、一受果。於現象言，有生滅，有成壞，有始終等，是謂之劫數。



經 文

何以故？菩薩不齊限，但為知爾所世界，成壞劫數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為悉知一切世界、成壞劫盡無餘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所謂知長劫與短劫平等，短劫與長劫平等。一劫與無數劫平等，無數劫與一劫平等。有佛劫與無佛劫平等，無佛劫與有佛劫平等。一佛劫中有不可說佛，不可說佛劫中有一佛。有量劫與無量劫平等，無量劫與有量劫平等。有盡劫與無盡劫平等，無盡劫與有盡劫平等。不可說劫與一念平等，一念與不可說劫平等。一切劫入非劫，非劫入一切劫。欲於一念中，盡知前際後際，及現在一切世界成壞劫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名初發心、大誓莊嚴，了知一切劫神通智。

釋 疑

劫、說分別時節，以年月日不能計算的時數；短時，約言一剎那。中時，約言一生世。長時，約言阿僧祇。

劫中分別時節，通常有二途：一者說日、月、年之數，謂之時。二者說成壞生滅之相，謂之劫。依此二說，可見分別時節，涉及因緣法則者是時，涉及因果關係者是劫。



經 文

佛子！復置此喻，假使有人於一念頃，能知東方阿僧祇世界所有眾生，種種差別解，念念如是盡阿僧祇劫。有第二人於一念頃，能知前人阿僧祇劫，所知眾生諸解差別；如是亦盡阿僧祇劫，次第展轉，乃至第十，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佛子！此十方眾生種種差別解、可知邊際！菩薩初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功德善根，無有能得知其際者。何以故？佛子！菩薩不齊限，但為知爾所眾生解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為盡知一切世界、所有眾生種種差別解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所謂欲知一切差別解無邊故，一眾生解、無數眾生解平等故。欲得不可說差別解、方便智光明故。欲悉知眾生海、各各差別解、盡無餘故。欲悉知過現未來、善不善種種無量解故。欲悉知相似解、不相似解故。欲悉知一切解即是一解、一解即是一切解故。欲得如來解力故。欲悉知有上解、無上解、有餘解、無餘解、等解、不等解差別故。欲悉知有依解、無依解、共解、不共解、有邊解、無邊解、差別解、無差別解、善解、不善解、世間解、出世間解差別故。欲於一切妙解、大解、無量解、正位解中，得如來解脫、無障礙智故。欲以無量方便，悉知十方一切眾生

界，一一眾生淨解、染解、廣解、略解、細解、粗解、盡無餘故。欲悉知深密解、方便解、分別解、自然解、隨因所起解、隨緣所起解、一切解、網悉無餘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釋 疑

解：於原意中有二義。一者知解，於知識經驗中所發現的。二者見解，於見聞中加諸自我意識所理解的。前者入於理與事的境地，後者偏理的剖析。

因此，經中有差別解的說法，如何是差別解的究竟？基於前文說平等，惟恐偏著，而忽略了「解」有廣狹深淺；復於各各關係「業」與「道」根機不同，其作持因、當然果的里程，必然有差別故。

差別解，所謂同類相殊、及異類相殊，自然差別解，是必須覺知的；譬如人與人不同，人與事各異，所得知解之理說差異。此其中，涉及知識經驗的多少，於事理的觀察分析，所顯現智慧的饒益性，其差別解決定價值，非止於現象而已。（平等性）

（未完待續）

大乘起信論法義

熏習界說——染淨二熏（上）



現在來談熏習的問題，所謂熏習，一般說就是慢慢感染，就像衣服用什麼或香的東西去薰它，顯現的味道，叫做熏染；以學習來說，就叫做熏習。（編按：佛經裡凡提到薰皆作「熏」）

佛法上用這例喻很難理解，熏習對一個修行人來講，究竟要怎麼去認定？怎麼去把握？用白話來講，所謂熏習，就是不管是世間人在他生命過程的人生道上，或學佛人在修行的菩提道上，所處的時間與空間裡，因自己遭遇畏懼而遠離，此時會被接觸到，才能叫熏習，但並不是有了這些，就一定會熏習。

佛法說「熏習」，指的是修養。這要了解：不只是說，一個學佛的人或未學佛的人，在某一些前提下，須面對的而稱之為熏習；因為世俗人常講：「社會是一個大染缸，染上了什麼？就變成什麼！」修學佛法先要建立正確的認知，不能停留在世間人的看法上。

佛法講「習」，肯定就是說習氣；「習氣」是怎麼形成的？關係到熏！所以「熏習」用最簡單的方式說——這種習氣是什麼時候形成的？是在什麼樣的環境中形成的？習氣有現在的，也有過去的——現在的叫做「現行」、過去的叫「種子」；唯識學上所謂的「種子生現行，現行熏種子」，就是談熏習的問題。

初學者可能不太容易理解，譬如一顆種子種到土裡，要這顆種子發芽現出來，就必須要有陽光、空氣、水，還要灌溉、耕耘，這些就叫「熏」；經過「熏」而表現它的習氣(習性)——種子性。假使這顆種子是辣椒，種子的習氣是屬於辣性；如果是紅蘿蔔的種子，它的習氣(習性)就是甜性，怎麼熏習成的？要知道，「習氣使然」是來自它的種子性，再加以所謂的助緣——陽光、空氣和水等，經時間、空間，慢慢培養而顯現出來的。種子剛種到地裡面，稱之為種子，即使它發芽、生長、成熟、開花、結果，直到顯現了結果，其實還是原來的種子。

可以發現，談「現行」是現在所直接接觸到的種子，能看得見的；談「種子」是過去已經形成的種子，這就是現行與種子的關係。不要把現行當成一種行為，把種子就當成一個什麼？好像種子因，就變成因為種子因會得到果，現行是什麼？可見現行是原有的種子，經過熏習以後，再顯現出來的種子，當然這只是文字的說明。



唯識學上談「種子生現行」，就是種子放到地裡面，經過必須的一些助緣，加以耕耘會成長、成蔭、開花、結果。開花、結果就是原有的種子性表現出另外一種現行的果子相，可見種子是談性，現行是談相，也就是把它的本質顯現出來，像種一棵橘子樹，是從橘子的種子而來，種子種了以後發芽、成長、成熟，到開花再結出橘子來，要了解這橘子的本質，現在所看到的，甚至把它剝開來嚐，是不是原有橘子的本性？

如果是，就叫「淨熏」；熏習有淨、有染，如果不同，就是「染熏」。為什麼？現在很多的東西可以加以改良，甚至人的基因都可以改良；這不同於原有的種性就變成「染」了，同於原有的種性那就是「淨」；所以染淨的分別關係到熏習，它的時間、空間則關係到一些緣境，因為緣境是可以起變化，改變作用的。

比方用接枝的方法——蘋果樹接梨枝，或梨樹接蘋果枝。剛說過種子性是本質(體)，現行是(相)，從這上面就可以發現，蘋果樹上接梨枝，長出來一定是梨的相，是現行的相，可是梨裡面會有蘋果味道，就是種子性了。梨樹接蘋果枝也是如此，這是緣境經過改變而產生的作用，這種叫做「染熏」。如果蘋果樹的種子長成蘋果樹，而後開花結出來是蘋果，這叫做「淨熏」。

談到染熏與淨熏，淨熏是正嗎？染熏就變成偏嗎？千萬不要用這種方式去看問題！所謂「染」，是本質有了摻雜的成份叫染；「淨」就是原有的面目，沒有摻雜的東西，這是談染與淨必須要把握的。

最近有基因複製的問題？像複製羊，甚至還要複製人，這就知道，人相結合生出來的是人，這是淨熏；羊跟羊交配之後生出來的羊，就是淨熏，「種子」跟「現行」是相同的。如果取某些基因加以複製，顯現的「相」雖然是羊，但種子的「性」就不一樣了，就成「染熏」；為什麼要談這問題呢？要了解，佛法裡談「最初」！講種子，最初是業的種子還是道的種子呢？所以業的種子性，顯現出來的現行，一定是業的果報的一個相。

惡業顯現苦相，善業顯現的是樂相，這是「淨熏」；也就是從原有、到過程、到最後，是一貫性的，中間沒有摻雜任何不同的緣境。如果是道的種子呢？跟業的種子相同，為什麼？道的種子發出來，顯現的現行相一定是道，同樣業也是如此。所以要了解，熏習是有分界的，也是有它的範圍。

業的種子有善的、有惡的、有無記的，於現行的相，就有苦的、有樂的、有分辨不清楚的，這不能叫做正常、不正常，千萬不能搞錯。「染熏」不一定是壞，「淨熏」也不一定是好，這話怎麼說？先要認識：業的種子如果是惡業，經過道的熏習轉變為善業，就是「染熏」，是好還是不好？如果種子是善，可是處的環境，並不能維護原有善的種子的發生，因為緣境，可能經過染熏之後，反而變成惡或者不善。

只不過我在這裡要強調：一個業的種子經過熏習，絕不可能成為道。如果業是煩惱，道是菩提的話，業的種子絕不可能轉變為道



的種子，也就是煩惱的種子絕不可能轉變為菩提種子。在佛法的基本理論上要把握的是什麼？為什麼業的種子不可以轉變為道的呢？為什麼煩惱不可以轉變為菩提呢？不是明明有經文說：「煩惱即菩提！」「煩惱中間有菩提！」「化煩惱為菩提！」不都有這些經文嗎？就要聽清楚我講的話！

善業，如果強調善，最後善業是個福報的功德果報，惡業是苦的果報，絕不可能說，惡的轉變為善的，善的就轉變為道的。善雖然是樂，其實善也是煩惱；說惡是煩惱，一般人比較容易接受，很難理解為什麼善也是煩惱？必須知道，業是造作，會顯現果報，都少不了煩惱；所以學佛是要化煩惱為菩提，要轉化煩惱，怎麼去轉化？

煩惱中間有菩提，如果不經過熏習，怎麼顯現出來呢？只是隨著煩惱在打轉，所以必須去認識，了解煩惱之後才能突破；要認識了解、突破煩惱的話，就必須要有道理、有方法——怎麼去熏習，才有機會顯現出來。如果不能把握這個原則，那就是「煩惱即菩提，最後菩提即煩惱了」，將是多大的錯誤！

所以談種子、現行，要知道，於清淨的熏習來講，種子性跟現行相是相同的，沒有改變的稱為「淨熏」；「染熏」則是種子性不管是業的也好，道的也好，經過染熏之後顯現的現行，就不同於原有的相了。這話怎麼講？如果不懂得佛法，真的很容易搞錯，問題在什麼地方？

「原來善根很深，有菩提種子，前一世是出家人，甚至是菩薩再來。」種子是什麼？肯定是道。來到人世間以後，是不是一路走來，到最後的成就，都是「染熏」呢？或肯定都是「淨熏」？因為一個生命在漫長的過程中，必然有染、有淨。就像人的「善惡」，並不是惡人就沒有善心，或善人就沒有不善的心；決定於因與緣，往往在契合的時刻，就很容易辨別他的「淨」與「染」。

了解了這一些，現在再看看佛法裡，為什麼要談這些？談這些主要目的在那裡？簡單的說，就是「種子」。如來藏裡，也就是第八阿賴耶識裡，業的也好、道的也好，都叫做種子；但如果沒有緣的相應，絕沒有機會再熏習，就不會有現行，所以就涉及到「因與緣的法則、因與果的關係」。

比方惡因善果，怎麼樣能化惡因為善果呢？或怎麼樣化煩惱的因而為菩提的道果呢？這就關係到染與淨了。因為染的熏習、淨的熏習，不是分別好壞的問題。好比教育孩子，有的孩子挨罵，他不在乎，有的孩子動不動罵他，他受不了。所以可以看出來，「愛」是正常的話，那個愛就是淨嗎？而罵說不正常，就是染嗎？不是！要看他的種子性跟現行的相，是不是相同。

從一個因到果，中間有漫長的過程，這過程中就關係到染熏、淨熏的問題，也就是緣境的不同。所以很可能種子性跟現行相有其差異，因此才提出來熏習有不同的範圍，怎麼樣將種子性一一化惡為善，化善為道，最後連道也是多餘。



談種子熏習、現行熏習、染淨這一些，都是在修行的過程中間，要去認識、了解，才有機會突破。如果不能了解這些，進一步去認識、實修，就沒有機會突破；會照自我意識，或照文字去解釋佛法，就變成「淨熏」行於菩提道上，「染熏」就是世俗的一切，如果這麼分別，就完全不懂佛法。為什麼？佛法是針對世間法的問題，怎樣去調理並化解這些問題的。

所以不能說佛法是淨法，世間法是染法。好比苦行，苦行究竟是淨還是染？苦行是跟自己過不去——挨餓、挨凍、風吹雨打、太陽晒；需要這種緣境，一定是本身的環境太好，所以用苦行來體會、鍛鍊，看起來像是染熏，事實上是淨熏。有的人希望有個房間，自己專門在那裡修行辦道，什麼都不幹，看起來是淨熏，其實是染熏。

以上所說就是種子跟現行的關係，從本質到表相，以及中間的過程，不能捨棄；因為中間的過程裡，就少不了有染的熏習、有淨的熏習。以上是簡單的介紹「熏習」，從種子到現行相互之間的因果關係、因緣法則，我們必須要能把握。

(未完待續) ㊦



| 第四章 |

善惡並明(下)

◎文·白雲老禪師

其次談口，口有四個不同的內容——兩舌、惡口、妄言、綺語。「兩舌」談什麼呢？就是講是非，如果要照字面講，好像一個人有兩個舌頭。其實這裡談的，還是言語、文字的表現，這種行為表現「兩舌」，就是「是、非」。怎麼講呢？不管談什麼，涉及到人也好、事也好，總是有相對的；談善必然就有惡，談好必然就有壞，談對必然就有錯，不只是「是非」而已，這些都叫兩舌，就是一種言語說出兩個，成為相對的現象。

如果只限於是非，要我來解釋「是非」，我會說沒有什麼是與非的問題；因為是與非的辯論，好比甲跟乙辯論是非，甲一定說自己是「是」，乙是「非」；站在乙的立場呢？乙說他是「是」，甲是「非」；究竟誰是誰非？都說自己是「是」，只有別人才說你是「非」；如果沒有相對的「他」，就沒有是非了；其實對錯、好壞等皆因世間法本來就是相對的。



「惡口」簡單的說，就是罵人。所謂「相罵無好嘴」，因為罵的時候，乃至惡毒的言語都會脫口而出，在這時很容易發現。可是我在此，也要講到我自己，因為從小就出家，到現在，如果要跟人家吵架，那些非常惡毒的話，就很難找到言辭來講。我過去在軍隊，要遇著不講理的對象，跟人家吵架，一定是吵不過人家，最後只有掉頭走，留下一句「神經病」如此而已。要跟他對峙，還要有本事。所以這些惡毒的話，說起來就是很殘忍的，「惡口」不只傷人，還傷人心。

「妄言」，妄是虛妄，也就是不實在的話；「妄言」在五戒裡面，是個很重要的課題。可是有個問題：不實在的話是妄言，難道就肯定是不好的言語行為嗎？看看做媽媽的，為了安撫小孩，會講一些不實在的話，都是妄言呢！可見從妄言上可以發現：除了說不實在的話，說這個人不老實、不厚道，如果進一步去認識，這些話雖然講出來不實在，假使可以化解問題，應該也是好的。所以談到妄言—這種不實在的話，有方便的地方。這是口的四種行為之一，妄言涉及到，因為這個話雖然講得不實在，可是可以化解問題使人得到利益。譬如明明聽到某人在罵某人，那個人沒有聽清楚，罵的是什麼，他來問你：「他罵我什麼？」你說：「他好像沒有罵你！」這個話不是不實在嗎？可是可以化解是非、化解問題；這就是一種方便，但方便歸方便，還是不實在，還是叫妄言。

「綺語」，就是稀奇古怪的話，以現在的人來講，就是所謂的黃色笑話，常常用語言去作弄人，或用語言造成某些人不好的反應，都可以叫綺語。

談「意」，意的行為是貪、瞋、癡。為什麼我一開始就講，意

的行為不是限於唯識學講的第六識呢？第六識沒有貪、瞋、癡的內涵，沒有那個能力，如果提到唯識學，必須要加入第七識，就是一般講的那個「我」——那個自我。所以談身口意的意，不是以第六識來講，是以第六識作為工具，主宰者還是那個「我」。沒有我的主宰，就不可能有貪、有瞋、有癡。說貪、瞋、癡，為什麼要擺在意這部分？前面談身、口，是外表能看得見的，能表現出來的，意則是屬於內在的。因為通常內在有貪瞋癡，不一定非表現出貪瞋癡不可，但一旦表現出來了，就是行為，是很明顯的造作，就會完成「業」。所以「意」的行為有內外之分，如果沒有表現出來，只是在意念裡面有貪、瞋、癡的現象，尚未成為一種行為表現，意為主宰，必須要表現出來，有行為了，行為的本身稱之為造作，要有造作才會有結果。為什麼我說有意念，還要有想念？這時完成的身、口、意的意，這裡面有「我」，才能說有貪、有瞋、有癡。

因為這涉及到五蘊的問題，「我」是什麼現象？就是五蘊的變化作用。沒有五蘊的變化作用，「我」就表現不出來，五蘊的變化作用，以貪瞋癡來說：貪——不知足，沒有節制；瞋——是瞋恨，恨什麼？癡——是癡迷，迷什麼？這不是不經過意念、不經過我來表現，就能知道的。

例如：不用大腦，人如果不太用大腦，幾乎就沒有貪瞋癡，經過大腦才會有貪瞋癡。這話怎麼說呢？世俗人所謂的經過大腦是：「五蘊裡由色到受，也就是從外面的色塵緣境，從所謂的色法到心法，完成色蘊，有了感受，才會產生想；有了想，才會有行為；有了行為才會有結果。」這麼一講，就知道我剛剛講的，是這麼串聯起來的。

譬如貪，一定是看見了什麼，產生一種意念，那種意念，因為經過「我」，就有了欲望。有了欲望，就會想怎樣去得到；說貪，其實就已經是超越了你本身所適度的或必須的，已超越了這一些，都可以叫做貪。

一般談貪呢？就是談財、色、名、食、睡。你別說「不要談什麼財、色、名、食、睡」，盡去做一些否定的方式，而是要談它的道理，貪為什麼不好？因為貪通常不是傷害別人，就是自己受到傷害；不管是哪一類的，關係到人也好、事也好，因為貪心是不可能滿足的。如果能滿足就不叫貪了，沒有辦法滿足才叫做貪，所以才說「貪得無厭」，也有說「知足就常樂」，這些言語在說什麼呢？人的心就是如此，很難去滿足。所以我才說，「欲」人人都會有，只是要怎樣去適度，必須的要合宜，不要過份成為貪。

所以修養是怎樣慢慢愈來愈減少欲，少到什麼程度？少到根本不涉及到貪。例如今天菜很好，要多吃一碗飯，這是不是貪？能不能理解？如果以五欲裡面的食來說，這是食的欲望——是貪。如果今天菜不一定好不好，我多吃一碗飯，算不算貪呢？其實這都不是問題，問題是什麼？如果多吃了這一些，吃完了胃不舒服，那就是貪了！如果多吃一點，我也很好，不覺得有什麼不好；可是多吃一點，還要看承受力，對不對？不能承受就是貪了。

不要把貪字只是擺在好像多了就是貪多，有沒有人貪少的？我跟你講，如果選擇那些好的，我情願不要那麼多，我要的是最好的，少一點沒有關係，難道就不是貪嗎？還是貪！問題在乎本身的承受力，這種承受力——自己不會造成傷害，也不會傷害別人，就很容易把握了。

「瞋」的問題，通常在名詞上面，叫做瞋恚，就是憤怒的表情。這一種因為恨而憤怒，就叫做瞋，在這種情感作用上，很容易發現：使人家承受不了，講出來的、表現的行為，會造成恨的有傷害的現象。常常說「我受不了了」，受不了所發作出來的，還不一定就是瞋。「瞋」的裡面一定有恨意，可以說情感的作用都是從負面來表現的。我以前常常講到愛跟恨，「為什麼恨他？一定是因為愛他」；如果反過來說：「為什麼愛他？因為我恨他」，沒有這種事！「要有愛才有恨，沒有愛，想恨都恨不起來」。

當兩個人平常很要好，好到什麼程度？恨不得把心裡所有的秘密都告訴對方，好像「心都能掏出來給你看」，好到那個程度。哪一天，發生誤會，或者有問題發生了，這時原來的「好」轉變為瞋恨之心，那就不得了了！為什麼瞋恨？因為原來太要好，不希望人家知道的都告訴他；這下鬧翻了，唯恐對方跟別人說他的秘密，……你說他恨不恨呢？可以發現：如果原來沒有那份愛，可能產生這種恨嗎？

這種情感作用為什麼要提出來，在行為上一一要修養意的行為，不錯，古人講：「逢人且說三分話，不可全拋一片心。」雖說話不一定很正確，但很值得參考，為什麼？人與人之間保持一點距離就有空間，否則，一旦沒有空間，退都退不了。在我的家鄉有句這麼的話：「夫妻要相敬如賓」——就是丈夫跟妻子間彼此要敬重，待對方好像客人一樣。所以在湖南，先生稱太太叫什麼？「堂客」！什麼是堂客呢？「堂上的客人」，「堂上」就是這個家。好陌生，對不對？其實不是這個意思，還是要有點距離；唯有保有一點距離，有一個空間，才不會產生衝突；如果沒有距離就沒有空間，沒有空間，也就沒有迴旋的餘地。

好比兩個人在吵架，結果兩人愈走愈近，近到幾乎鼻子碰著鼻子，不打起來才怪！為什麼這樣？因為沒有距離！如果有點距離，當然不只是動作的距離，還有意念上的距離；什麼距離？好比「少講一句、多少包容一點」，這都是距離。

最後講「癡」，很多人把癡當成愚癡，不要把它當成愚癡，這個癡是講癡迷，對外來的色塵緣境產生迷惑，而自己去執著，就是癡的現象。這種癡，不管是男女朋友、兄弟姐妹，當然都是愛的現象，這種愛的現象，通常就會使人迷惑，會講出、做出令人想像不到的行為。

談冷靜、清淨都是關係到癡迷的問題，當然貪瞋癡在意念上的行為來講，幾乎都是情感上產生了變化所顯現的作用。做得好，那在這上面看不出什麼現象，所以談的幾乎都是負面的，沒有正面的。若說這十個都是惡行，沒有做就是善行，也不可以這麼解釋。因為經典的翻譯，並不能表示就是佛陀的原意，要根據其他的經典來看問題。

我不是去否定什麼文字，不是這意思。因為根據很多經典來看，這是《四十二章經》在翻譯上的差別，所以善行惡行，是以行為造作所完成的結果，來分辨是好或是不好。所以我們常常一不小心，就會誤會了釋迦牟尼佛，造成謗佛、謗法。尤其以自我意識去看經文，最容易造成謗佛、謗法。除非參考很多的經典，才會瞭解佛陀這麼說，可能原文不一定是如此，也可能是翻譯上的問題。

（全文完）◎

【雲語書摘】

戒定慧之要義

文·潛



戒，是禁制，是不犯；在面臨犯錯的時刻，依於戒法，護持戒體，勿使犯錯。也就是不傷害別人，自己亦不受到傷害，具有自利利他的行持功德。

定，是正受，是不亂，遠諸散漫的行為。定，不是盤腿昏睡，更不是灰身滅智。習定的人，最忌耽著空境，意念亡失。禪定在調理散亂的思緒，維護正念。簡言之，禪定修養，在奢摩他（止於一念）。禪定理念，在毘鉢舍那（觀照菩提）。

慧，是圓融，是不惑，遠諸癡迷的行為。慧以智為基礎，智是知識與經驗的累積，慧是運用已有的智，把它發揮成有饒益性的效用。所以，智慧不是世智聰明，更不是自以為是。在佛法的領域中，歸納道理與方法是屬於智類；依據道理與方法去化解障礙，超越世間的輪迴之苦，證入究竟涅槃的境界，才是智慧饒益性的效用。

所以，學戒，是為了防止過犯。從聞見中認知貪欲的危害，不可犯，必須持戒。戒的目的，就是防止作惡而行善，這是入門的基礎；然行善仍是業作的行為，必須從業裡顯現道，就要以心戒為上；因為身口意的行為動力，是來自心的主宰，也就是五蘊的修養，而此修養又涉及到世間的知識經驗和佛法的知識經驗，從知見的建立到實踐以至完成了修養，在面臨有犯的時刻，而不會造作惡業，反而因業的果報現象，還能發現道，而得到法的利益。可知，戒以不犯為原則，是以心戒作為動力，怎樣使身口意不要造作成業，反而可以修行成道；而以心戒作為修養的原則，它的大前提就是不要造成侵犯或傷害。

說到學定，是為了面對散亂。從止觀中修正瞋恚的影響，不可亂，必須習定。首先要沉得住氣，進而冷靜的分辨，然後穩健地於不亂的思惟中，作最明智的抉擇，而化解人與事的問題。定的範圍非常廣泛，總離不開四禪定、四無色定及滅盡定，也就是所謂的四禪八定、九次第定。平常修定時，不要在意將來的成就如何？卻必須在意是否依其要求規定去行！只要不間斷地依教如法付諸實行，久而久之，自然就能產生一種力量；也就是在自我意識可能會散亂，情緒不穩定，自己的習氣、壞脾氣可能表現暴躁的亂象時，憑藉著平常所具備定的修養，使可能發生亂相的時刻而平靜自己，

這種力量就稱為定；也就是會亂的時刻，能做到不亂。所以，定的認知，不是空境，不是癡呆，更不是麻木；而是心住一境，念聚一處，從事佛陀的道理與方法，予以探究行深的一種力量。所謂心識不亂，運用思想；境處清淨，發揮智慧；入於無上正等正覺的殊勝境界。（《老禪師的話》·〈定不是麻木〉）

再說學慧，是為了避免癡迷。從思慮中警覺癡迷的後果，不可迷，必須修慧。然而慧是藉智來顯現，智是知識經驗的累積，而知識經驗是從學習中得來，也就是從多看、多聽、多問、多思考、多體驗中得到；但得來之後，必須加以整理，整理的方法是比較和選擇。經過選擇所得，也不一定可靠，必須再予以比較，再選擇；如此周而復始，運作於不同的時空，不同的知識經驗，終了才能稱得上是消化了的，才是屬於自己的。故知，智慧的形成，來自不同的人與事；唯有用「讀」的心念，讀不同的人與事，即使是小孩與小事；如同求學的學生，謙恭地向老師們學習。

在《漸修與頓悟》·〈戒定慧住處〉中說：「慧絕不是一般人所謂的因戒而生定，因定而生慧，……因戒，請問因什麼戒而生定？因什麼定而生慧？這是三個大前提，不是一個次第，……戒要不犯以心戒為主，心清淨為戒，沒有慧能完成嗎？同樣，沒有定的修養能完成嗎？可見戒定慧三個相互之間，可以說是相輔相成的，不是一個或者次第，按照什麼順序的。」

總之，持戒之道，為求解脫，為斷煩惱，故以心戒為最上，如果不瞭解持戒的法義，瞭然旨趣，則所獲的利益，仍舊處於有限度裡。《俱舍論卷十八》說有四種持戒：

1、**希望戒**，乃希求期望，求生天道，以及善處，而堅持禁戒，謂之希望戒。

2、**恐怖戒**，指畏墮惡趣，忌於惡譏，處於惶恐而生畏怖，故堅持禁戒，謂之恐怖戒。

3、**順菩提戒**，謂隨順七菩提分，莊嚴身語意，清淨心念而堅持禁戒，稱之順菩提戒。

4、**無漏淨戒**，即嚴淨戒法，心意識自在，遠諸無明煩惱，突破染著之心，增上智慧解脫，稱之無漏淨戒。

可知，學佛的人必須戒定慧三學具足：戒有防禁、不犯、止惡等義，定是正住寂靜妙湛之法，慧是依據智的內涵，包括了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慧是運作智的內涵，適時表現於人與事的問題上，能發揮其效用，入於饒益功德的價值。因此，唯有三學具足，才能從有缺失的平凡人，透過佛法的修學，而至無漏賢聖，以至正等覺；離於此，別無成就之法，而成就功德，如聚沙成塔，來自勤、恆的工夫，以及循序漸進，如登扶梯般，才能成就道果。◎

解惑篇

文·釋若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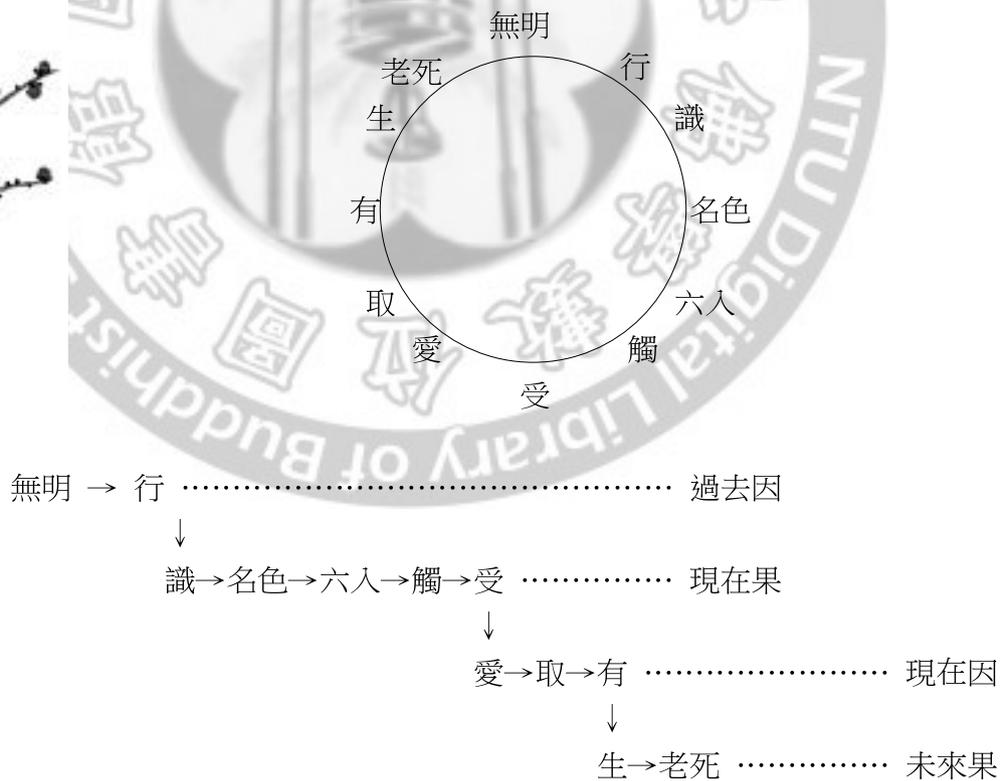
一、

問：請教師父，何謂「三世二重」的因果關係？

答：佛陀以智慧教我們認識生命：

我們生存的器世間有時、空之異，對時間的看法是有過去、現在、未來(前際、中際、後際)三時段，每個當下是現在，現在之前一秒即過去，現在之後一秒即未來；以長時段言，則是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

生命的現象是依十二因緣之法則在輪轉，圖表如下：



造作業因即得業果(善因得樂果、惡因得苦果、無記因得無記果)

從無明到老死共十二支是生命發展之輪相，簡言之，即惑→業→苦，除非修行正覺，得阿耨菩提，否則無法出離三界六道之輪迴苦海，其他宗教也只不過在三界中，對生命的解脫而言，並不究竟。

以現世生命來分析認識，較易理解，十二因緣之前二支無明、行，是過去因；

而孕育胞胎到成熟降世，從識到受之五支，為現在果；

愛、取、有為現世之再造作，是為現在因；

所得隨即而來生之狀態及生命衰老以致死的情景，是為未來果。

概括前十二支之現象，此謂之三世二重因果關係。

若修行者，能於現在因——愛、取、有三支，進行熏習，獲得改變，或能轉業因為道因，就改業果為道果，於未來則可出離老死無明的輪迴而得解脫。

二、

敬啟者：阿彌陀佛！

請教一個問題，在佛法的十二因緣支中，如果解行並重而且明白甚深法義的話，由破無明支而演變至明，由行支而修成無行，由識支而進入空性恆定，由愛取三支而修行變成少私寡欲，由以上六支的改變，是否可能突破十二因緣支的宇宙力量，超越輪迴，而成為長生羅漢？

一般而言，生老病死的輪迴很難突破，是因為世人並不明白佛法，如果徹底明白佛法，是否有可能長生？

答：先要說明——佛法是覺悟之法，要覺悟，有道理有方法，所以要學佛，先要建立正知正見，而後依教如法去修學，方能獲修證的結果；所謂「明白道理好修行」，「信、解、行、證」即是學佛的次第。學佛先要充分的信，「信」是先要皈依三寶——佛、法、僧。唯此信是正信非迷信，《金剛經》云：「若人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可參證。

因為起信是降伏自我的第一步，然後依止善知識學習道理方法，方能入門不偏，否則極易走偏而不自知。學佛需要依止善知識，得遇善知識是學佛二十難之一，可見師資多麼重要。遇善知識，你才能學到正知正見。

十二因緣是釋迦牟尼佛開示緣覺乘覺悟的道理，其中沒有修行的道理與方法；所以你所理解的說來很籠統：「在佛法的十二因緣支中，如果解行並重而且明白甚深法義的話，由破無明支而演變至明，由行支而修成無行，由識支而進入空性恆定，由愛取有三支而修行變成少私寡欲，由以上六支的改變，是否可能突破十二因緣支的宇宙力量，超越輪迴，而成為長生羅漢？」佛法不尚空談，其內涵相當複雜，從聲聞的修證到菩薩的提昇，不是簡單的文字可以敘述得了的。比方簡單的一個問題，「長生羅漢」不是佛法裡的詞眼，羅漢修證要斷見惑八十八使、思惑十使，諸業清淨，所做皆辦方能不受後有；修證的羅漢幾乎都在深深的禪定(色界四禪定)中——受報五那含天(也有遊戲人間的化身羅漢)，那含天受報壽命很長，故謂「具壽」，但學佛者，尤其是學菩薩法者，不以成就阿羅漢為修行目標。阿羅漢尚且要回小向大，回事向理、回自向他，走出狹隘的自了心態，此為佛陀的教誡，是學佛者所應知。

此外，十二因緣所提示的是生命發展的現象，也是說明了生命流轉的法則，簡單來說，就是惑→業→苦的現象；這強大的力量從何而來？實屬自己造作的結果——業力！試看宇宙的生息不是自有一股力量存在嗎？日人江本勝博士對水份子做了實驗可以證明，無情的水尚且有感應，何況是有情的眾生呢！《華嚴經》說「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就是宇宙間的真理啊！如何去把握?!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功課。

三、

師父：您好！後學有一疑惑請師父開示：

禪與教有何不同？感恩您！

答：回到靈山會上「佛陀拈花，迦葉微笑」的公案——禪宗的緣起，這段故事不在一般的經典中，而是王安石做宰相時，在朝廷的藏書庫中發現的，記載在《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裡。一天眾弟子如常飯食迄，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等著佛陀為他們開示法要。今天是個特別的日子，只見大梵天王手上拿了一朵希有的金色波羅花走上前來供養佛陀，佛陀接過花，一直默默地，……，終於佛陀舉起手上金色的波羅花，卻一句話也沒有，在座所有弟子都不知道佛陀要傳達什麼意思？只有迦葉尊者會心展顏。佛陀於是說：「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可見禪是要悟的，以心印心，直契佛心本懷。一般說，乃上根利器，上根利器怎麼來？只能說：久事漸修，始有頓悟。

可見禪與教最大的區別，禪旨在悟，教旨在修。禪是主動的，具備真如智慧之力；教是被動的，走在改頭換面熏習的破繭之路上。

教旨是什麼？如戒經所提示的：「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禪」是禪那的省詞，禪那有「棄惡、靜慮、思惟修、功德叢林」等涵義，主要就是思惟修的功德力。然而莫忘：頓悟來自漸修。悟在明心見性，破一切執著，見取真如；修在依教奉行，三無漏學，勤行精進；總而言之，禪與教不是對立的法門，其所以不同，適足以說明學佛有其次第性，不宜躐等，只要能逢善知識，在正修行路上用功，久而久之，就會有水到渠成的收穫。

四、

問：曾有基督徒批評佛教，是把自己內心練麻痺。

請問對某件事情麻木，是否也算是止於一念？又止觀法門為什麼可以了生死？

答：俗云「隔行如隔山」，既是基督徒的批評，怎能中肯呢?!

先要清楚，佛是覺者，是「自覺覺他，覺行圓滿的人」，所以學佛是學覺悟。那麼一個學覺悟的人，會是一個麻木不仁的人嗎？會是一個甘於麻痺自己的人嗎？此基督徒之所以這麼說，有什麼根據沒有？沒有根據的話不宜人云亦云，以免形成牽業；再說一個內心麻痺的人適合做修行人嗎？會不會是他個人自心的投射？

所以對不了解的事最好不要亂批評，否則就是造口業，「自讚毀他」在我們佛教裡是犯菩薩戒的，對別人造成污穢毀謗更不妥，對自己非但沒有好處，反而是傷害。

「為什麼止觀法門可以了生死？」

首先要糾正：不是「了生死」，而是「了生脫死」。

學佛基本上可以說在研究生命學，生命如何來？又會到哪裡去？生命的內涵是什麼？形態又如何？這些都是學佛可以求得的答案，而方法呢？止觀法門是其一。

止於一念是非常清楚的，進而才能去「研究、分析、認識」，怎麼會是「對某件事情麻木」？學佛要開發的是慈悲喜捨心，「無緣慈、同體悲」的濟世精神。

你聽過「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的絕妙好辭嗎？那就是「心包太虛、量周沙界」的美妙境界。☺

可大可小

文·信 解



攝影：蘇太田

有一個宋國人，善於製造讓手免於皸裂的藥物，他家祖祖輩輩都以漂洗棉布為業。一家人用了這種名叫「不龜手」——也就是使手不龜裂的藥，手從來不皸裂。這種藥膏大概相當於現在的護手霜吧！有個商人聽到這件事，對他說：「我願以一百兩黃金，買你的藥方，你願意嗎？」賣藥的宋人與家人商量後，認為以前每次賣藥只得幾文錢。今天一次能賣到一百兩銀子，就很快的答應了。

那個商人得到這個秘方，立即獻給吳王，讓吳王製造這種藥，後來吳越發生戰爭，在冬天和越國進行水戰。由於吳國的軍人塗了藥，在冬天水上作戰雙手沒皸裂，戰鬥力極強。所以，很快打敗了越軍，得了勝戰，吳王論功行賞，封了一塊土地給這商人。

同樣一種藥，用在小處，不過治皮膚病，用大處，那就關係國家大事，效果完全不同呀！。《莊子》

以佛法來說，佛法是智慧之法，智慧不是世智聰明，更不是自以為是。

智，是知識經驗的累積。慧，是把知識經驗整合，發揮成為一種力量，而結果是饒益的。所以，知識經驗少，表現的慧力就薄弱；而知識經驗愈豐富，表現的慧力就愈多；又知識經驗愈精鍊，表現的慧力就愈圓滿，由此可知，人人都有知識經驗，只是多與少的差別，因此各自所表現的慧，就有高低。以慧來說，最高境界是「圓慧」，也就是圓滿的智慧，例如釋迦牟尼佛的慧；而佛陀的知識經驗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當然他所展現的慧，就能圓滿無礙。

除了佛陀的圓慧外，尚有聲聞乘修行所得的結果，就是所謂的三向一果，也都是智與慧所完成的結果。聲聞乘的行者，是依「苦集滅道」四聖諦法而修養，行者希望離苦，也希望空其苦；所以聲聞法談「苦空」，欲空其苦，必須了解苦的形成，是由累積（集）而形成，而開始累積的起點，無法確定，因為所累積的包括了過去的、現在的，及過去的更多的過去，誰也無法找到起點；所以才會以「無始以來」形容「不知何時開始以至現在」的漫長時間、空間。

以四聖諦法來說，欲空其苦，必須要有道理方法，並不是否定或逃避苦，就真能不苦了。苦是自己過去所造作，因緣成熟就得承受果報，唯有藉道理方法去修養，才有機會空其苦，絕不是否認或逃避而能成辦的。然業苦如影隨形，也就是業所引發的苦，只要具足了緣境，就能引發業的種子，產生相應的果報。例如二人因意見不同而辯論，愈辯愈激烈，繼而爭吵，甚至打架；其實，當二人的意見開始相左時，如果以「自我」為前提，或認為辯輸是件丟臉的事，就容易發生激辯，以至爭吵、打架，反之，雙方若能客觀而理智的互相討論，交換意見，自然就不會發生嚴重的衝突。



以「自我」為前提，就是一種業習使然的現象，因為過去所作，所以現在受果報，而承受果報時又繼續造作，也就是隨業再造業，因此呈現業因、業果相續的情形。可知，苦果是累積（集）而成的，要空其苦，必須依道理方法（道）去行，才能令苦消失（滅）。道在聲聞法是指八正道法，以八正道法來調理自我意識，使自我於苦而顯現空相，進入空境。

四聖諦法談苦集滅道，這是學佛的基礎法，是屬於聲聞乘之法，也是屬於羅漢的知識經驗。聲聞行者依四聖諦法去修養，而得到超凡入聖的成果，這樣的成就只是於自我得到「了生脫死」，卻不同於菩薩在得到好處之餘，願意幫助更多人也得到好處。

談菩薩法，是依四聖諦法而增上為二諦圓融之法。二諦，指俗諦與真諦；俗諦包含苦、集，說明世間的環境，離不開苦和集的因果關係；真諦則包含滅和道，二者互為因果關係。俗諦所談的苦、集，其因果關係相同於四聖諦法中苦、集關係，苦是果，集是因。

人的世界是離不開苦的，但是菩薩面對苦與聲聞面對苦，二者於精神層面的認知和修養是絕不相同的。聲聞是厭苦，菩薩是於苦而能不以為苦，有這份修養，必須具足願力，而菩薩的願是希望每個人都能面對苦而不以為苦；這種理想要化為真實，必須以願為力量，藉願力而顯現修養，藉願力而完成理想和希望。

苦要消失，必須具備滅與道的道理方法。聲聞乘的四聖諦法中，集和苦是因果關係，滅和道是互為因果關係；而菩薩乘的二諦圓融之法，同樣不離集和苦的因果關係、滅和道的互為因果關係，但是

二諦圓融所談的「道」，除了以八正道法為基礎而作為自我修養、調理外，更以六波羅蜜法為增上學，來化解自我的缺失，完成修養後，將自己所得的利益與更多人分享，自己求得解脫，更幫助他人也求得解脫。

聲聞法與菩薩法在法理上的基本是相同的，但因為修養不同，故表現的境界也不同，即使面對問題，彼此化解的方式也不一樣。聲聞法是對法，以對治或對付的方式處理問題；菩薩法則強調佛法不是武器，現實不是敵人，例如人生病了，要以應病與藥的方法來化解病，猶如六波羅蜜中的精進波羅蜜，因為人會懈怠、放逸，所以需要精進的方法化解人的懈怠、放逸，而不是以精進對付懈怠、放逸，消滅懈怠、放逸，懈怠、放逸是無法以對付的方式解決的。以正知正見來說，怎麼做到不懈怠、不放逸，才是法理中所說的「應病與藥」之真義。

同樣的，不能把「道與業」當作「武器與敵人」的關係，以道為武器，視業為敵人，以道去對付業，那會挫敗連連，因為道是業中顯現的，也就是業中本有道，業與道不是相對的，是透過認識、了解，有所發現而突破的；所以菩薩法不是對法，而是出離法，是超越、突破之法，不同於聲聞法的對治之法。

一般而言，把聲聞法解釋為小乘法，將菩薩法解釋為大乘法；事實上，佛法沒有大、小乘之分，正確的說聲聞法屬於少法，不是小法。所謂少，表示這是個人自我得到解脫的方法，是利樂自我的完成。菩薩法是多法，不是大法，因為菩薩得到解脫，還幫助更多的人得到解脫，這是菩薩法與聲聞法最大的不同處。🌀

聽詹教授演講「換個思惟看問題」的迴響

——淺談「功過」的問題

雜誌370期59頁聽詹教授的演講——換個思惟看問題，其中提到一個例子：

「撒哈拉沙漠遊牧民族的悲劇」，以管理學來看這是一個非預期的結果：有善心人士為他們引進鑿井及醫療技術，改善他們的生活。多年後，他們的生活反而更苦。

因為這種改善只是局部的，短期見效，長期可能更糟。事後再看問題，包含了種種無量的因緣，譬如，納入的變數增加，系統複雜度增加，互動關係增加，複雜度也會增加……以改善生活來說，今天鑿了井，人也好、駱駝、羊群也好，都可以喝到水，看起來大家都改善了！可是草原有限，它能夠提供給這些牲畜的食物也是有限。人口呢？新生兒透過醫療後死亡比較少，新生兒就比較多，慢慢的這一個遊牧民族整個人口就變得比較多，牲畜沒有增加，即使增加，但是也變成比較瘦小，總體的食物還是沒有增加，人增加了，每個人能夠分配到的食物就變少了，這就變成大家的日子更苦了！

詹教授的舉例，令我有所省發，「功」、「過」的問題就由此視角發展出來。後又向詹教授請教管理學上怎樣看「功過」，他不吝指教，予以分享一二：

「功過相抵，從世間法來看，似有學習理論或成長理論可供參考。學習總是要付出代價的，出錯在所難免。在學習、成長過程中，有過似乎無法避免，人生歷程中，也難避免過錯，雖然為惡無近刑，但已然傷害他人，故只能將功贖罪，以求心安，這是一種功過的方式。在我們學習成長的過程中也會有過，可是隨著學習成長，逐步提升知識經驗，便有“以功補過”之心，能否相抵？弟子就不敢妄言了……。」

確實人生孰能無過？謹慎不犯，有錯即改，才能做到不貳過，欲思「功過相抵」「以功補過」，真能彌補缺失與傷害？老禪師說過「人生沒有後悔的仙丹靈藥」，人生之難正在於「難以前知」，無法達到「早知如此，我就……」所以「功過」問題複雜，隨著不同層面，引發不同的知見。「成長理論」與「學習理論」算是比較單純的範疇，可以加以調整，一切在己。其他涉及廣泛，譬如：社會、法律、政治、團體……更多面向、更複雜的範疇，今欲探析「功過」的內涵、兩者之間的關係，也僅能就一些角度、立場來爬梳，若有失之穿鑿處，還請方家不吝指正！

現在提出五個子題來說：

- 一、「功過能相抵」
- 二、「功過不能相抵」
- 三、從《佛說四十二章經》之例來看
- 四、從「千佛山家風」來看
- 五、用不同的思惟來看「功過」問題



一、「功過能相抵」

■只關係到物質性的損益，功與過是可被量化的：

也只是僅僅獎賞與部分責罰被相抵，也就是關於物質層面可以相抵，譬如：小明把公共物品帶回家，想據為己有，班上罰他償還兩倍的原物，所以物質層面可以相抵，損益可以相抵、賠償，而且同一原因行為的兩個結果，且均由同一人所承受，在同一件事物上可以抵消，其實那是懲罰，而不是相抵。

或者你立了功，獎勵你600元，同時你又犯錯，被罰400元，相抵過後只得獎勵200元，其實這不是功過相抵，只是獎勵和懲罰剛好都是以金錢的方式呈現，巧合而已。一般人類的情感還是傾向於理解和包容有過錯的人，所以會有「功過相抵」這樣的看法。學校校規也有「功過相抵」的規則，那是從教育、學習上著眼，想給未成年、未踏出社會的學生有機會改過，培養良好的品德而立意。

二、「功過不能相抵」

■將本份當作功勞，誤用了「功過相抵」：

譬如：甲欺負乙，對老師說：「可不可以看在我每天都乖乖上學，參加升降旗、認真打掃，很乖的份上，不要處罰我？」這就是將本份當作功勞，錯誤使用「功過相抵」的含義。

「功」和「過」本來就是兩件獨立的事，功有獎，過有罰，行善跟作惡不等價，何況傷害別人，讓對方造成心裡的陰影，牢牢記得很久，還把惡放大來看；反而「善」很快的被人忘記，認為「善」是理所當然的。所以人類複雜的「道德」世界，不是簡單的算式「一加一等於二」或「一減一等於零」，可抵出一個淨值，沒有那麼乾脆、簡單。

■、功過相抵會造成社會秩序的混亂

如果「英雄」知法犯法，依仗過去的功勞，認為自己為國家賣過命，現

在貪個公款會怎樣？這些觀點都不能提倡！一個人即使有多大的功勞，也不能為所欲為去傷害團體或個人，法律就是法律！王子犯法與民同罪，都要受到制裁，因為你為國家、社會做出貢獻，於外已得到了應有的獎勵，犯過又是另一檔事。

又如：拿搶銀行的錢去做公益慈善，想以功抵過，此例一開必後患無窮，這種似是而非的觀念錯誤，讓人生活沒有安全感。

■、劫富濟貧，功過不能相抵：

有「義賊」之稱的廖○○劫富濟貧——犯「盜」之過，與「濟貧」之功，不能相互抵消，因為所造的「功」與「過」對象不同，如何放在同一個籃子掂量？

■、從因緣與因果來看：

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因果是規律的、平等的、善惡不會互相混淆。一件事的發生，因怎麼來？怎麼樣相應於緣？生起後又怎麼消失？都有因緣與因果的發展。佛法講求「如是因，如是果」，菩薩畏因，智者慎始。譬如：酒駕撞死人，加害者賠錢了事，但是對於受害者家人一生的遺憾與悲劇，精神上的損失不是賠錢後就結束了。世間所謂的「功過相抵」，在因果法則裡面是不成立的。

唯因果之外還有因緣的變化，未必能相抵相消，但藉修行得力可「轉業為道」，憑著修養的力量，重罪輕報，那不是相抵，而是如何化解，如何顯現覺悟之道。

■、從時間性來看：

俗話「打一巴掌再給他一顆糖吃」，功過是不能相抵的，因為傷害就是傷害！舉例來說：孩子的成長只有一次，小孩從小遭父親背棄，等他長大了，離家多年的父親突然回家，說要彌補他長久失去的愛，履行當父親的



責任，可是歲月不待人，加上「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錯失的時間，產生的內心陰影，再多的關注也不能彌補。

此外，只有功與過發生在非常相近的時間點上，才會出現「功過是否能夠相抵？」這個討論。因為如果時間離得遠的話，功過已經分別地得到獎罰了，舉個例子：你開車撞死了一個人，剛好是個通緝犯，這個時候才有人談是否能功過相抵的問題。如果你十年前撞死一個人，然後昨天抓了個大毒販，根本不會有人討論這個問題，十年前你該受的制裁，今天該受的獎賞，兩條不一樣的線索發展，時空完全不同。

三、由《佛說四十二章經》26章的一例來看

老禪師在《佛說四十二章經》DVD中說：「佛說『度十個善良的人，還不如度一個惡人，度十個惡人呢？還不如度一比丘。』如果用這種世俗人的觀念去分別、計較，『度十個善人不如度一個惡人……』為什麼？就要知道真如境界在哪裡？」

從相上看，比丘好像有「過」——怎麼會把惡人看得比善人重？還去分別善惡？其實用俗情量理，就無法作全面的認識，只有拉開思惟的空間，看得越遠、越透，才知道「法」在哪裡？經文後面說：「很多人就鑽牛角尖了，這個比丘比那個惡人還壞，問題出在哪裡？如果度一比丘，能夠代替釋迦牟尼佛，把佛的道理方法告訴惡劣的人，讓他轉變為善人。……」

所以，這裡談到「攝受」問題，因為十個善人不度，不會造成傷害別人，可是度一個惡人，可以使很多人不被這惡人傷害，此中就是真如境界了，就是佛法的內容。可是一定要具備條件人家才會願意接受，否則要降服一個惡人有那麼容易嗎？這不是功過相抵不相抵的問題，而是深透「功過」的表相，探求最後的價值饒益所在。

四、從「千佛山家風」看這問題

「千佛山」家風：

不管(計較義)人家對不對，自己(家門義)一定要對；

做對了(共識義)是應該的，做錯了(行修義)趕緊懺悔。

■、「不管人家對不對」：

不是捨棄他人，而是不要像個法官去評斷、計較人家的所做，修行須返照自心。但是一般人的通病會以強烈的自我意識，去計量人、事的表相，認為應該怎樣，不應該怎樣，唯恐自己吃虧，他人佔了便宜。

《禪的語絲》云：「如果意念中是計較他人的得失而忘了自己吾日三省的檢討，那無異是在浪費精神，扼煞時間，行為著慢性的自殺。」

■、自己一定要對：

宗門山頭各有各的家規門風，一定要依教如法去行，不能搞錯方向。這不是強調自己，得意自己做了多少功德，而是佛陀的道理熏習了多少？菩提道上儲備了多少資糧？三毒業習清淨了多少？若有機會犯而不犯，把「道」內化為修養，法身慧命便得以灼然光燦。

■、做對了是應該的

做對了是本份事，也是與同儕、團體取得共識，何須強調、炫耀？相傳梁武帝執著建寺之功，布施之德，總是把「功」掛在嘴上要人稱讚，執著於有相功德，何不以平常心，表現三輪體空的修養，突破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入達「無所住心」，才是名符其實的「修行者」。

■、做錯了趕緊懺悔

這是提醒行者要清淨識田，不要隨業再造業！凡所有的起心動念、行為造作，必須與道相應行，面對功過、對錯、順逆都須觀照，虛心檢討，誠懇改過，讓缺失越來越少，莫捨灑脫自在，才有業淨道顯、脫胎換骨的一天。



若能達到「自他無二」、「功過相泯」、「不住兩邊」，這就是修行上最好的實踐。雖然千佛山家風只短短幾句，卻有很深的涵蓋面，蘊含很深的修行的諦義，彷彿是一部濃縮的佛典，可做為修行的圭臬，此即是千佛山的道風與精神的傳承。

五、用不同的思惟來看「功過」問題

回頭再看詹教授的演講——「用不同的思惟看問題」，突然憶及學生時代看過的一部武俠小說，裡面的主角叫小魚兒，他的父親被仇人殺了，事隔二十年他才知道義父（撫養他成長的師父）是殺父的仇人。這殺父之「過」與養育之「功」他該如何看待？養父對他的功過能相抵嗎？如果心生報仇之想，彼此的恩恩怨怨又何時了？他還知道自己有個從小失散的親兄弟——花無缺，被安排給不同的人養大，花無缺的師父希望培養花無缺有很高的武功，最後讓兄弟倆自相殘殺。

對於小魚兒來說，如何背負「認賊作父」之嫌，還有「殺父之痛」？可是過去的，無法彌補；未來的，卻可以改善；目前當下該如何把握以突破「功過」的業海、出離矛盾與對立？如果一直耽在養父的功過上，怎能保護自己不受傷害？佛法說：「莫為境轉，當轉於境。」學佛行者，當以覺為前提；如果但事計較和執著他人的對待，忘了自己應該如何、豈不是在「聲、色」中討生活嗎？心靈就不得自由！禪門百丈懷海禪師有答僧問：「如何得自由？」他說：「……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亦如香象截流而過，更無滯礙。」

所以「功過」問題，需要更大的視野來看待，學佛是培養智慧，面對問題就要以不同的思惟來觀照，眼光要更廣遠。是以，娑婆眾生因無始的業我而「無明」，因為學佛修行，可以藉著修養的道我而「明了」，你認為如何呢？期能共勉之！ ☺

佛法與現實生活之間

綠蔭深處是清涼

——親近老和尚的幾則故事

受訪：淨浩、淨月
採訪：編輯部

一、難忘的五台山之行

五台山位於山西省忻州市境內，位列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首，方圓約320公里，是文殊菩薩的道場，哪五台呢？東台、北台、中台、西台、南台，五個峯頂的寺廟裡，分別供奉着文殊菩薩的五個法身，而每一台都是一座寺廟。

好久以前淨浩就說想去禮朝四大名山，還一直嚷著要用徒步走訪五台，想是想啦，可是一下子到那麼艱鉅的地方也會怕，還好領隊爬過百岳，有他同行心安！於是民國105年，淨月、小黎、淨浩與領隊四個



五台山

人就決定成行。可是誰料到了機場，機場櫃檯那邊說領隊的台胞證簽證過期，領隊不能上飛機。因為小黎是第一次出國，淨月及淨浩對五台山也不熟，淨浩當時本想改期或另外跟團去比較穩妥。當下領隊認為機會難得，要我們三人先出發，我們三個人只好懷著忐忑心情上飛機。因此當我們平安歸來後，直覺得冥冥中有諸佛菩薩的保佑！

淨月驚嘆這次上五台山的經歷，叫她永生難忘！凍入骨髓，原來冷是這種滋味，她說……

那次我跟淨浩、小黎三個人去朝禮五台山，從東台走到北台，途中突然烏雲蔽日，寒風細雨來襲，寒涼滲透進大衣，凍澈了血液和骨髓，我就一直念著老和尚，剛開始是念『文殊師利菩薩』聖號，然後轉念19字觀音聖號，一直唸一直求老和尚：『老和尚！請您幫幫我！我快不行了！凍得……』那個印象很難磨滅。

我們三個人一直走，突然淨浩的腳有點抽筋走不快，時時需要休息，可是我不能停，一停下來就會很冷，我必須一直走、一直動，感覺寒意漫延的氣氛快凝結成冰了，我從裡到外都快結成了一根冰棍，只好請小黎陪著淨浩，我自己一個人先走。雖說什麼事情都得靠自己，什麼結果都得自己承擔，可是在那種酷寒的山上，自己又使不出力量，只有祈求佛菩薩保佑，冥冥中真的好像是老和尚帶著我走過這一段！

人家說，從東台到北台是步行朝台過程中，最考驗人體力和意志的一段路程，這段路程費時又費力，距離是五公里左右，有一個山脊相當難走，當時氣溫接近零度，又飄著細雨，寒風吹過來，全身快凍僵，再怎麼抓緊衣領，還是瑟瑟發抖。後來我終於走到北台的山門，可是看到山門還須再走進去才是寺廟，看看自己一身狼狽，就站在山門等淨浩與小黎。由於寒徹骨髓我就一直跳、一直跳，好不容易等小黎過來了，我就跟他說：「你在這邊等淨浩，我先上去！因為站在這裡太冷了！」



五台山



當時真的是靠意志力撐住的，我慢慢的朝上走，看到了一座殿堂，就像千佛山的不二門，門口站著一位居士，他好心的遞給我一條簡單的毛毯，本想先進去禮佛，突然又有一個人走過來：「妳要進去禮佛嗎？」我說是！他說：「甬禮佛了，甬禮佛了，趕快先去烤個火，妳看妳都凍成這樣！」

「可是我想先去禮佛！」那個人只好在外面等我，等我禮完佛，他說要帶我去烤火，我又說：「不行！下面還有我的兩位朋友，我得等他們。」
「妳這樣不行的！妳先去烤火，烤完再出來。」我直說不行……可是他一心想帶我進去，因為我不知道哪裡可以烤火，等他走了我會摸不著方向。當時就問他晚上可不可以在這邊掛單？他說行！那時候還是六月啊！還要在裡面烤火，真是奇！沒想到高山大海，換一個時空景象就大相逕庭！回想當時如果沒有那個師父叫我去烤火，真不知道會凍成什麼樣子？我還摸不清狀況一直說「不行！」而且我們也不知道要到哪裡去烤火，我們以為他是師父，他卻說不是，只笑笑的說他只是一位行者。

我手上的這張照片！在高山上，外面這個樣子一看就很冷。這是山門，寺院在另一邊，距離好遠好遠喔！真的是天寒地凍，讓你凍得……晚上我們就睡在那裡，剛好那邊也有幾位遊客在烤火，這時之前的那位行者指著我：「你們誰是她的朋友？你們也值得了，剛才我一直叫她進去烤火，她說一定要等到朋友來，出門在外彼此照顧是一件好事！」我覺得很不好意思，當時一直執持著自我意識。可是我們真的是虔誠的祈求，專程來朝禮文殊菩薩道場，誰叫我們沒做好上五台的準備，顯得有點輕率！你們知道甚麼是嚼豆子嗎？當時上下排牙齒打顫，四肢幾乎不聽使喚了……凍成這個樣子……，另一方面山上的路也不熟，天氣不好又起霧雨，只要霧一起就看不到路，何況我們還打算再走完五台。晚上在北台靈應寺掛單時，睡夢中見老和尚說：「你們怎麼遇到什麼事都叫我？」（笑）

以三寶弟子來講，虔誠最重要，就像一個人危難時會喊父母，最危險的時候會祈求「佛菩薩」和「老和尚」。淨浩說：「因為這一次上五台山的磨練，後來信心倍增，彷彿台灣的百岳可以驀然直上……。」一般在危急中大都會祈求佛菩薩的保佑，我們面臨出國或出差遠地，雖然也會祈求或憶念著佛菩薩，可是往後慢慢的多了一份「跳脫」，不再凡事依賴，除了祈求外，多了用謙卑的心和景仰，甚至想學習佛菩薩慈悲喜捨的精神。當然境界還差很遠，可是學佛修行不就是必須要不斷的往前行？瞧！菩提大道寬廣無涯際！我與淨浩多慶幸，能夠一起學佛，遇到事情有什麼想法我們可以一起討論，分享彼此的發現，我們也細思五台山之行，我們到底領悟了什麼？走在冰寒的山脊，想到古人說的「不是一番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這種清越峻拔的意境，除了你自己心領神會之外，誰又能描繪？



五台山

五台山之行早已烙印在我們的記憶裡，若有人提到五台山，那個畫面總會出現在腦際——三人殘喘著吁吁氣息，走在看似無盡頭的山脊，沒有任何時候比那時更渴望臨近一個殿堂、一盆爐火、一個熱心的人，那人告訴你：「先烤烤火！先烤烤火！我帶你去烤火……。」縱使高山雪路艱辛，跋涉之路漫漫，就像人生之路，因為學佛了，心不再那麼浮躁、焦慮，而眼前的火如此溫暖，一顆心是熱著。

二、淨浩隨順因緣當司機

在每一個人的人生裡，總有許多履跡留痕，如果你問一位在台北住了多年的人：「台北哪一個地方、哪一處風景是你記憶裡比較有份量的？再經過那兒你會多看一眼？」

淨浩一定說：「新店梅花湖畔『筠涵學苑』到『白雲禪寺』這段路。」且把時間倒溯到民國99年，在新北市新店梅花湖畔，有一輛轎車平穩地駛在路上，車窗外景物倒流，幾道樹叢、幾戶人家閃爍地一晃而過，時間不疾不徐輕輕滑過心頭，車上正坐著一位高僧——他就是千佛山的方丈和尚白雲老禪師，開車的司機正是淨浩居士。

令人好奇為何事？原來千佛山白雲禪寺即將舉行動土典禮儀式，當天淨浩與淨月踏進台北講堂，正準備參加今天白雲禪寺動土典禮儀式，準備工作已就緒，突然主事師父問：「淨浩！你有沒有車？你可以去載老和尚嗎？」因為老和尚休息的地點是「筠涵學苑」，那裏到白雲禪寺動土的地點有一段路，坡度有點陡，原來安排的司機尚未到，講堂的師父就叫淨浩去接這一段路。

淨浩說：「可以！沒問題！」雖然只是這麼一句話，但是心裡卻湧動著欣喜，同時也忐忑心跳，當時淨浩因為工作關係，尚未用心參與千佛

山的活動，如果有去道場也只是露個臉而已，算是千佛山的新臉孔，沒想到竟然有這個機緣去載老和尚，尤其白雲禪寺的籌建動土典禮儀式，對教界、對三寶弟子來說，是一個劃時代的大事，那天又是個颱風天，怎也容不下一個細節出錯，既然接受這個任務，就得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地去接送老和尚。



想必大家都印象深刻，動土典禮十分莊嚴圓滿，不可思議的是動土典禮那一刻，當老和尚一結手印風雨就稍稍停歇了，等動土儀式結束後，老和尚進了車內，雨又才漸漸落了下來，老和尚一離開現場，頓時又風雨大作，這不會是巧合吧？時間算得好精準！淨浩說：回程仍由我送老和尚回「筠涵學苑」，臨走前

老和尚坐在車內向大家招手，笑得很燦爛，我們就珍藏著這張照片。往後若有人問我「與老和尚同車會不會緊張？」我說倒也不會！只是颱風天，颳風下雨，老和尚特別辛苦。我就做我該做的事，專心開車，短短的幾分鐘，還來不及請教老和尚什麼問題就到目的地了，所以去載老和尚這件事也沒什麼特別可以炫耀的。那部車當時是很新的別克，沒想到竟然有榮幸載過老和尚！後來有機會再經過筠涵學苑，記憶猶新。原來，所有的過往「不生不滅」，一切看似已回歸日常，可是於我來說卻從未消失。

那是民國99年9月19日的事，疾風暴雨並沒有澆熄信眾的熱情，一輛接一輛的遊覽車駛抵現場，在暴風雨中凝聚出更大的虔誠，這樣一場永駐心頭的交會！如今千佛山白雲禪寺巍巍莊麗的矗立在新北，發揮弘法利生的饒益，轉瞬已十一年。禪寺接引無數有緣，利樂諸眾有情，三寶弟子由衷的感念老

禪師，盡形壽為教為法奉獻一生。有時我會打這個比喻，親近他老人家就像走近精神的燈塔，那燈塔映照著大地萬物、眾生有情，他老人家懷著悲願，期於娑婆利樂有情，就像寶讚梵音帶著感發，一波一波的推進，叫人動容。

淨浩回想母親往生那年，家裡禮請師父們來做佛事，於莊嚴的梵唄響起的一刻，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氣氛，當下攝受跪著思考經懺所講的道理，感覺佛法太好了！所以從台南菩提寺拜了一部水懺後，無論是經文內的故事、佛法的道理以及師父的唱誦，這都讓他感到滿心歡喜，因此喜歡拜誦各本經懺，尤其是喜歡水懺。可見道場是寶所，是一個充電的地方。他與淨月長時間到千佛山聽經聞法、當義工、參加法會共修，如今已屆十多個年頭了，時時法喜充滿，何況還有一次這麼近距離的親近師父的經歷呢，這是眾生的渴望，而他此生有了這難能可貴的實現，怎不歡躍、讚歎呢？

三、淨月在碧潭的園遊會上

碧潭風景區位於捷運新店站旁，是歷史悠久的遊覽勝地，景觀優美，碧潭之名的由來是因為河面水色澄碧得名。民國九十三年，千佛山就在那裡興辦了一場盛大的愛心園遊會，淨月說那次她也恭逢盛會：

那時淨浩正在大陸工作，淨月單獨到會場做義工。只見三百多個攤位如繁星密佈，各自發揮創意，四處的人潮、商品、攤位豐富多元，無不散發著活力、豐足與熱情。尤其站在高處俯瞰河岸景觀，碧潭橋影，有人泛舟破浪，更那外圍親子腳踏車環道，襯托出場面的盛況。會中主辦單位搭了一個簡單的帳篷，做為老和尚的休息室；因為當時侍者師父有事無法北上，就由我與昭珍居士陪侍師旁。讓我震撼的是，一位那麼有德養、有名氣的高僧，就在此平實、親和的為來者解惑，偶而欲親睹禪師風采的人，一波來了，一波又去，空檔的時間又回復原有的靜寂。當他坐在休息室時都不需要人招呼，只有在用完餐後，擦完手想找旁邊的垃圾桶，把衛生紙

捏在手心，我趕快走過去遞出我的手說：「師父！給我！我來丟！」

老和尚看了我一下，就把衛生紙遞給我，那是一個很難忘記的畫面——老和尚吃飯，我陪在旁邊，彷彿是個侍者。那時他對我什麼也沒說，但一些感覺卻藏在溫溫的沉默裡，感覺他氣定神閒的坐在那裡，似乎離我很近，卻又感覺很遠。人潮川流不息，攤位間湧動著熱絡生機，一點也不覺得吵，反而襯托出休息室的安靜，彷彿另外一個宇宙。啊！聖者的形象就是這麼不同，有高僧住世，天地是那麼美好；山高水長，連平凡的日常小事也都閃爍晶瑩。只知該巡攤時老和尚就就去巡攤，所到之處人群簇擁，夾道熱情歡迎！

現在想起來，那個斗大的休息室不大，可是老和尚端坐在那，卻有海闊天空的感覺，奇的是：“菩薩的精神力”放之如須彌山高，收攏回來也可以像芥子般，就像一潭水含納著林林總總，顯露出自在妙樂！有一刻讓我思量著：您說他忙嗎？他卻氣定神閒的坐在那邊，一副無事的樣子；說他不忙，他卻如陽光朗照大地萬物，深信棚外四周的有情眾生皆受到他的慈悲加護。

「最後想問：除此之外，妳還有哪些親近老和尚的印象，深刻的印在心版的？」

「有的！之前我做過一個夢，那個夢境是老和尚圓寂後，很多人圍在旁邊，可是我看到是不同的一幕，感覺他一派輕鬆、自在的提著公事包下車，那種感覺我推敲很久，彷彿在告訴我們：『走了走了！其他的你們就自己努力吧！』」

呵！與善知識相逢猶如一夢，但一切卻又那麼真實，觀機逗教的他，總是隨緣度眾，饒益有情，啊！師父的悲願無遠弗屆，是他引領著我們如實地修行！我們滿懷感恩！☺

老和尚對我寫

《餘響入霜鐘：禪宗祖師傳奇》的深層影響（一）



演講者：鍾玲教授

時間：2020年12月20日

地點：千佛山般若寺



主持人：

適逢千佛山開山方丈上白下雲老和尚圓寂十週年紀念，千佛山般若寺邀請同樣敬愛我們上白下雲老和尚的弟子，也就是鍾玲教授，一起來分享老和尚對她的最新著作《餘響入霜鐘：禪宗祖師傳奇》深層影響的演說。

鍾教授獲美國威斯康新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曾經任教於紐約州立大學、香港大學、國立中山大學、香港浸會大學、澳門大學，擔任協理副校長、院長及教授等職位，是位學養豐富的學者，也是從事文學創作的詩人及小說家。自澳門大學退休後致力於寫作，這兩年有兩本新作品《深山一口井》，另一本就是《餘響入霜鐘：禪宗祖師傳奇》。今天鍾教授講的內容，跟在台南菩提寺講的內容全然不同的，她要講的內容是她親近老和尚學佛，她把老禪師所教導的，如何化解煩惱為覺悟等，寫進小說裡禪師的言行中。現在就讓我們洗耳恭聽這一場精彩可期的演說：「白雲老禪師對我寫《餘響入霜鐘：禪宗祖師傳奇》的深層影響」，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今天的主講者——鍾玲教授。

鍾：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講的是我寫《餘響入霜鐘：禪宗祖師傳奇》受了老和尚什麼影響，老和尚給我很多啟發，我講的是更深一層的影響。在講之前我介紹一下跟這本書有關係的兩個人，這本書裡兩位推薦人是南部作家，他們都在現場，一位是幫我寫推薦文的作家黃漢龍，另一位是邱顯學醫生。另外有兩位合作人，朗誦的時候，會請他們一起朗讀，他們是千佛山的居士：洪偉德先生，元莊華先生。

這本書前面是講五世紀到八世紀六位禪宗祖師的故事，前後共三百多年，寫達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惠能六位祖師。六祖圓寂於713年，相信大家對惠能都很熟悉，其他祖師大家也多少熟悉。禪宗由一個祖師只有一個傳人，變成為中國特色的佛教大宗派。先講為什麼禪宗具有中國文化特徵。其他像淨土宗，現代流行的藏密，中國文化的成分並不多。禪宗裡的中國文化的成分非常濃厚。我們儒家不是說人性本善嗎？佛教禪宗強調自性，自性就是佛性，善就在裡面。儒家說在生活裡要有修養，禪宗說吃飯、睡覺都是禪，在生活裡修。中國道家有齊物篇，連蝴蝶都跟人平等，莊周夢蝴蝶，所以萬物跟人是平等的，連植物都有樹妖，會變成人形，連植物都有靈性。基督教思想中，動植物存在是為了給人類使用，不像中國道家講萬物平等，佛教不也是講眾生平等嗎？另外道家常常逆向思考，很有意思，你看一棟房子，房子有牆有屋頂才是房子，可是道家說有空氣有窗才最重要，道家是逆向思考，禪宗也是逆向思考，所以這些傳統思想都融入禪宗裡。

有關惠能和他的師兄神秀之間寫偈子的故事，我們大部分是透過禪宗南宗的經典來瞭解。你看《壇經》裡，神秀想把自己寫好的偈子拿去寫在牆上，又猶疑不決，又扭扭捏捏，你想他真的是那樣嗎！神秀那年六十五歲，是東山禪寺的首座，首席教授師，就是在方丈弘忍之下的第一人，修行一定有很高的程度。是因為南宗僧人執筆，他被寫成負面。所以我的小說替他平反，他是一個認真的修行人，他是修漸修的，修行境界沒有惠能高，可是已經很高了。我也寫惠能的徒弟神會。神會對禪宗的貢獻是胡適之發現的，他在英國、美國的國家博物館裡找到被掠去的敦煌手稿資料，胡適之發現神會一個人到中原大聲疾呼，你們北宗雖然盛行，但不是正宗，他一個人敢去大聲導正，有其禪宗的歷史地位，所以我也寫了好幾章。

《餘響入霜鐘》也寫臨濟宗的源頭，因為白雲老和尚是臨濟宗的傳人。如果你是白雲老禪師的弟子，不論是出家人還是居士，都是臨濟子弟，我也是臨濟子弟，所以要追溯臨濟宗的祖師：臨濟義玄，他跟六祖惠能有什麼關係？二百年間，惠能弟子南嶽懷讓，傳給馬祖道一，馬祖道一傳百丈懷海，百丈懷海傳黃檗希運，黃檗希運的徒弟就是臨濟義玄，隔了五代惠能傳臨濟義玄，這是臨濟宗的源頭，也是禪的源頭之一。臨濟宗盛行一千一百多年到今天，台灣的大山頭，佛光山是臨濟宗，法鼓山也是臨濟宗。在台灣最盛行的是臨濟宗跟淨土宗。在日本臨濟宗也很強，跟曹洞宗一樣重要，在韓國臨濟宗也是大宗。可見臨濟義玄一脈下來一千多年，它是中國本土的宗派，在印度不傳，可是在東亞盛行。

白雲老和尚對我寫祖師有什麼深層影響？什麼叫做深層影響？我覺得深層兩個字比較重要，指不是表面的，我在這本書有描寫我們老和尚的獅子吼的事，你們都聽過白雲老和尚的獅子吼很厲害，這一段只是文字上寫他。但是如果不是文字上的，而是在文字裡面，譬如祖師的言行，他們語言和行為背後的思惟，受了老和尚什麼影響？就是我今天要講的。

我什麼時候認識老和尚呢？1998年二月在菩提寺。老和尚2011年圓寂，中間有十三年，可以常常追隨左右的是頭五年，那時候在中山大學教書，常到裕誠路的道場，2003年我受聘到香港浸會大學，去了香港怎麼追隨他呢？每年寒暑假我都回高雄，



都到菩提寺看老和尚，每一年除夕都參加圍爐，跟師父們一起吃年夜飯，我年年都去，因為父母親已經過世了。老和尚圓寂前我都在菩提寺過除夕。圍爐之後的夜話差不多八、九點在大廳堂舉行，夜話中大家向老和尚隨便發問、話家常。另外老和尚做三次護摩法會，有兩次我由香港飛回來參加。

很慶幸可以跟老和尚一對一的談話，就是到他裕誠路辦公室參訪。我住過菩提寺一個禮拜，跟著做早、晚課，體驗出家生活。老和尚公開講經說法我一定去聽，這裡有很多朋友當年跟我一起聽。剛開始聽老和尚講經是抄筆記的，你知道老和尚說什麼？「不要抄筆記！」我為什麼抄筆記？以後還可以溫習呀。差不多十年以後，再看老和尚某一本沒看過的書，內容居然很熟，那是因為一直「浸泡」在裡頭。你追隨一位大師不管是生前還是圓寂以後，都泡在他的思想裡頭，等到你泡得差不多了，他說的法就變成你的一部分，所以某一本他的書明明是第一次看，卻覺得像溫習一樣，因為已經懂了，那才是重要的。師父們我講的對不對？有點頭的（笑聲），不是只把他的字讀懂，而是生活要泡在法裡頭。

現在要講的是在我小說裡，怎樣把老和尚教的一些修行法要，變成小說

的一部分，如什麼是：定為不亂？怎麼在緣境中修行？你在環境觸發的事件裡，比如突然大地震，你逃出來，有人被崩塌的牆砸傷在哭，怎麼辦？在亂裡頭怎麼定？那就是在緣境中修行。什麼是布施功德？尤其是法施。慈悲怎麼去實現？如何布施慈悲心？如果兩個人在吵架你怎麼做和事佬？如何修你自己的意念？還有歡喜承受業報；化煩惱為菩提。這些都應用在我小說裡。

先講老和尚教我們的禪法「定為不亂」。看起來好像很簡單，定就是不亂，怎麼回事！

「定的解釋為不亂……凡四禪定，四無色定，以及滅盡定，統稱為『定』。」（《解惑篇》431）

這裡談的「定」，是很高層次的定。三界是什麼？欲界、色界、無色界，我們現在在那裡？在欲界裏面，等到有一天你修禪工夫到達禪定了，就到了色界，色界裏有四種定，初定、二定、三定、四定，不同層次的定。在定裡沒有干擾，很清淨，所有業差不多都消掉了，但是心裡突然出現一個業，你就要在色界的定中慢慢化掉它，等你把它化了，就去到無色界的四定，把你的業慢慢化掉，最後進入滅盡定，所有的業通通滅完，都化解了。這些不同層次的定，境界都很高，我們沒有做到，我當然也沒有做到，所以不講這些定，我們講生活中如何定？

「定……是當喜、怒、哀、樂發生時，在此機緣下，如何保持冷靜、不亂。」（《解惑篇》445）

這段很重要，我相信很多人都經歷過母親過世，或者是疼愛你的祖父或祖母過世，或者他們還沒過世，生病躺在床上，用呼吸器或者是插了管，你心亂不亂？亂，很亂，那時候要先讓自己定下來，在那個狀況要定，在

自己臨死時也要定，因為我們常常被情緒綁架，所以喜怒哀樂發生的時候內心要冷靜，佛教很講理性，不要被情緒綁架。因為我是不能說法的，居士不能說法，只有師父能說法，我只講一下我的感受，所以不要把我的話當法來聽。

現在來講《餘響入霜鐘》裏「定」的故事，是道信的故事，道信第七世紀人，唐朝初年，他修一種法叫做般若波羅蜜多法，唐朝時很流行，源自鳩摩羅十翻譯的《摩訶般若波羅密多經》，此經跟念力有關，你修了它，能溝通三界。道信就通天神，以解救圍城的百姓。我又編出道信溝通河裡的龍王，請他來幫忙。聽起來像迷信，古籍有記載，《歷代法寶記》是第八世紀的著作，講在吉州，江西省吉州廬陵城，隋末天下大亂，617年，隋煬帝躲在江南，李淵已經起兵了，那年，廬陵城被圍，飢餓的農民落草為寇，來攻城，要搶裡面的資源，圍了七十天，《歷代法寶記》記載：



「泉水枯涸，大師入城。勸誘道俗，令行般若波羅蜜。狂賊自退，城中泉井再汎。」（《歷代法寶記》，774 A.D.）

我的小說安排廬陵城被圍時，大師已住在城裏，外面都是賊兵，他怎麼勸誘出家和在家人一起行摩訶般若波羅蜜多法呢？「摩訶」是大的意思，「般若」是智慧，「波羅蜜」是到彼岸，用大智慧度人到彼岸去。古籍記載他令大家一起誦，然後天兵天將在城上出現。《歷代法寶記》說，等到

賊兵退了以後，「泉水再汎」，又再冒出來，因為只有泉水再冒，沒有故事性，我就編故事，說道信的神識到河裏跟龍王交涉等等。不要怪我編故事騙你們，小說本就是虛構，很多是歷史事實，不少是我編的，所以不要太信。下面這段就是講定而不亂，道信也是人，因為他有大悲心，他有同理心，別人悲傷他也跟著悲傷，但是你如果一直跟著別人悲傷下去，你會被情緒帶走，所以要有定力：

「慈悲的道信跟城裡兩萬居民的心相應，他感受到他們餓得情緒低落、沮喪，感受到他們的恐懼，怕城破以後家產被搶光、妻女被姦淫、自己被殺死……師徒二人垂目而坐，無比平靜，都入了定，運用念力觀想。兩人的神識潛到贛江的水府，懇請水龍君救吉州的百姓，因為城裡的井都乾枯了。」（《餘響入霜鐘》91）



定為不亂：神會戰場收屍

這一段開始講他心在亂之中，城裡人的痛苦他一樣感受到，因為有大悲心。但是他沒有慌亂，他還能定下來救百姓，把水龍君請來，這就是亂中有定。另外一個故事講神會在戰場收屍，神會是南宗六祖惠能的弟子，一位得力弟子，他跟北宗作對，他出來跟勢力極大的北宗僧人說你們不是正統，我師父惠能才是真正的六祖，他得罪了人，所以朝廷有人說誣陷他的寺院裡有幾千人，是要謀反，皇帝有點信，有點不信，把他由洛陽的寺貶到湖南的小寺院去，半年就遷一次到不同的小寺院。可是755年安祿山之亂時，他的轉機出現了，天下大亂時，北宗大寺院被搶掠一空，和尚都跑了，因為沒有人供養他們，朝廷也不供養了。我編出這段顯示神會在大亂中的定。

「只要他聽見什麼地方兩軍對峙，就帶著弟子前往。每一仗勝負分曉後，戰場上躺著許多不能動的死者、傷者。勝方會收拾埋葬己方的陣亡戰士，會安置己方受傷戰士，會俘虜敵方的傷兵，而對敵方死者，則任其日曬雨淋。神會卻帶著弟子去為敗方的死者收屍、埋葬，葬完誦經超度，不論他是官兵還是寇兵。」（《餘響入霜鐘》173）

這段故事傳達什麼？就是神會已做到定，定的背後是什麼思惟？就是《壇經》裡所講的「出入即離兩邊」，你看到敵軍躺在那裡的時候，心裏會想，敵人不是我方，我不替他收屍，這就是敵我之分，正邪之分，他們是叛軍，我們是正義之師，是唐朝的軍隊。但是在高僧心中都是一樣的，沒有敵我之分，都是人，死了就幫他埋葬。神會得傳他師父的法，《壇經》是他師父講的，弟子寫下來。《壇經》講我們常常會站在其中一邊，要學會如何不站在任何一邊，「離兩邊」，那你就會有突破。我們常常執著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什麼是邪的，什麼是正的。你要把這些打破，在我的故事中神會做到了。

（未完待續）



換個思惟看問題

地點：千佛山佛弟子協會 · 時間：110年7月22日 · 演講者：詹天賜教授



詹天賜教授
主要學歷：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管理學博士
主要經歷：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系 副教授

各位大德大家好！我們今天討論的題目是「換個思惟看問題」。

老禪師常常提到：我們有煩惱就要面對問題，分析、探究、認識問題，進而才有察覺、返照的機會。問題在於，這些都是非常原則性的提示，實際上我們碰到問題時，有時很難去突破、化解。例如我們探討世間的問題，常常碰到困難，這包含了家庭的問題、職場的問題、社會的問題等等。當我們碰到問題、碰到瓶頸時，怎麼去突破它？常用的方法，如請教善知識，請善知識給我們意見、開導，或者向人多請益，而換個思惟也是個方法。

☞ 電梯搭乘的問題

看問題，背後總有個思惟，但是人有著固定思惟的傾向，因此容易形成瓶頸。管理心理學就提到——每個人都有肯定自我的傾向，當別人有不同意見時，就有否定他人的傾向，這樣就容易產生瓶頸。譬如：工程師的思惟就比較技術導向，都傾向於透過技術的



觀點來定義問題、解決問題。舉個例子來說明，有個大樓的住戶，大家搭乘電梯，在尖峰時間造成的問題。當時的設計認為這個電梯應該可以滿足住戶的需求，實際上大家住了以後，才發現在上下班的時候，常常很多住戶圍在電梯旁等電梯，時間久了，大家覺得這是一個困擾，就希望能夠解決。

結果產生了很多方案，第一個方案是有關電梯控制的問題，電梯每樓都停，這樣電梯的速度就比較慢，大家就要等，就會擠在一樓電梯門口。所以在解決問題上，可以透過工程控制的問題來解決，譬如：我們不要讓電梯每一樓都停，兩樓停一下或是三樓停一下，這樣都是解決問題的方法。這個方案提出來以後，當然電梯的速度可望會快一點，可是住戶還是有上下樓的問題，這並不是一個很令人滿意的方案。

另外一個方案就是：電梯不夠用，我們就再設計一個新的電梯，可是房子的結構都已經固定了，你要再裝一個電梯也沒有地方可以安裝了。這時工程師提出了一個非常不錯的方案，就是把這個電梯設計在房子的外面，然後弄一個幃幕，大家搭電梯時還可以看到景觀。這個工程設計方案，看來比第一個方案更能解決問題，可是成本比較高，所需的時間比較長。最後真正解決問題的，是第三個方案——就是在電梯旁擺一部電視機，結果整個問題就解決了，為什麼？因為有人提出，大家等電梯時心裡煩躁，才會造成問題，所以他的觀點認為這個不是工程的問題，而是我們怎麼去解決心裡煩躁的問題。最後的方案就是：放一部電視機在旁邊，結果呢？住戶在等電梯的時候，因為電視在旁邊，大家有共同的話題，能愉快在那邊聊天、交換意見，這樣就解決了問題。

從這一個例子，我們可以知道：看問題的角度不同，思惟不同，解決的方法就不一樣！也就是說我們在看問題的時候，要重新界定問題再來解決問題，如果一個問題界定清楚了，解決問題就會比較順理成章。如果界

定成工程問題，那麼想法就會往這個工程設計方面走，如果你界定它是一個人的行為的問題，那你解決的方式就是怎樣去解除這一個行為煩躁的問題，結果擺個電視這麼簡單的方法，就能解決問題。所以，有時候我們看問題，碰到問題，產生一些瓶頸，怎麼辦？所以換個思惟是一個很好的、突破問題的方法。

問題是怎樣才能換個思惟？最常見的就是集思廣益，也就是我們的心量要放大一點，如海納百川。同樣一個問題不妨多聽聽別人的想法，或親近善知識，也可以多看、多聽、多想、多請教。在學校裡我有個讀書會，平常可以討論論文，退休後這個讀書會還維持一段期間，在這個讀書會中可以討論問題，譬如：討論每個人的論文，大家都可以暢所欲言，因為讀書會的成員都有一個理念，就是「吾愛吾師」，意思是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針對一個共同關心的問題，每個人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看法，討論過程中，常會呈現出許多不同的見解，於是每人在聽取別人的意見後再去思考，加進了別人的意見，大家的想法可能就開始改變。經過這樣不斷的討論，融入更多意見後，可能會激盪出更好的想法。

所以普通我們做論文的時候，常常都是用這種方式去推進，讓不同背景的人互動，我們吸收這一些博士班同學的背景知識，他們也聽聽我的看法，這樣相互討論，常會激盪出一些新的看法。原來的想法會不斷在改變、增益，以後看問題就能越看越深廣。此外，參與研討會也是一個方式，研討會裡都是善意的批評，場面會比較熱鬧，討論的意見會比較多，但是集思廣益的結果，可能得到大家比較能接受的結論。當我們能夠把這些思惟做一個突破，產生一個新的觀點，對問題的解釋常能夠更加的完善。所以換個思惟看問題，常常需要集思廣益，集合不同人的意見，大家在討論的階段盡量各抒己見，然後慢慢再把這些發散的意見整理出一個結果，達到一個共識。也就是說大家從不同背景提出見解，對問題的認識是非常有用的，把它有效的整合起來，常常就可以突破問題。



⚡ 並列行車造成交通不流暢的問題

第二個例子，我們談的是並列行車的問題，這個問題是一個互動產生的結果，很多事情因為元件之間的互動，它可能會產生無法預期的結果。每一個人有自己的觀點，自己看問題的方式，可是人是一個生命系統，終究都是處在群體、組織、社會裡面，每個人沒有辦法完全孤立的的存在。

我們來看下面的例子：這是在高速公路經常造成的問題——並列行車造成交通不流暢，或是交通堵塞的問題。當然這一個問題目前已經有一些罰責，提醒大家不要並列行車，實際上，我自己在高速公路上開車，也經常碰到類似並列行車的狀況。在甲車道開車的甲，自己認為沒有錯，就好好的開車，在左線道就開快一點；那麼乙呢？認為我在中線道開車，就照我自己的速度，也沒錯！可是實際上造成的問題：甲沒錯、乙也沒錯，可是交通不順暢，並列行車的問題因此而發生！

當然並列行車，開在車子後面的人容易心裡煩躁，這個並列行車的問題應該怎麼去克服？當然造成並列行車的原因很多，我自己的經驗，有時候的確是很難避免的，它是一個互動造成的。比如我開一百一時，在中線道的前面車子比較慢，譬如車速一百零五，我打算開始要超車了，我把方向燈打過去，想往左線道超車，結果，我加速對方也加速，然後就並列行車走了一小段。然後一看怎麼我快他也快，我慢他也慢，我把它稱為「超車效應」，就是說我想超他的車，但是他自然而然地就加快車速，這時候怎麼辦？兩個人都認為自己沒問題，一個加速，另一個也自動加速，這是一個互動產生的現象。

當然突破的方法有很多種，譬如：環境因素可以打破這個僵局，如果前面車道剛好有慢車，我們講的並列行車問題當然就解決了，或者後面的車子看到這種狀況一直按喇叭提醒，有點逼迫車子的味道，讓前面車子加速前進當然也是個可能。還有一個方法：就是這時候兩個人一定要有一

個人警覺到并列行車的問題，然後這一個人一定要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譬如：你可以慢下來或者是加速，即使有一點超速，這時候你可以瞬間超速，盡快把他超過去。我自己的經驗是這樣，你瞬間加速的話，很快超過去，再開回中線車道微稍為走一下，他又會回復到原來的速度。

所以這一種狀況有時是互動造成的，你不超他的車時，他就是照一百零五的速度一直走，等你一超以後，他不自覺的加速，跟你的速度又差不多，就造成并列行車的問題，這時候你要解決并列行車的問題，就要打破這個僵局。要麼就是慢下來，要嘛就加速超過去，這樣才有辦法去解決。所以這一個例子說明，人不是單獨存在的，他存在群體、組織、社會，一定會有互動，互動就會造成問題，可能就會有一個僵局，有時這個僵局透過環境可以幫忙處理，譬如：前方車輛有慢車，自然就打破僵局，那麼後方車輛按個喇叭，也可以打破僵局，當然類似這并列行車的問題，可能比較難以避免，這是一個互動產生的問題，而我們開車的時候如果有這樣的經驗，事後就可以有先見之明，有了更多的經驗，我們就可以避免狀況的發生，所以說在開車之前要有心理準備，可能會有并列的狀況，這樣就可以去事先避免。

這個例子，主要是要說明人因為互動，會因而產生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有時候是沒有辦法預期的，當我們意識到問題形成時，就要有所警覺，要想辦法去打破，有了類似的經驗，就可以進一步去思考如何預防或更好的因應之道。

四 爺孫騎驢的例子

另外一個問題是，在日常生活，或者是在學校、在職場，人難免都會受到批評，這個批評不一定是感性，實際上都是理性的批評，我們來看看下面的例子，一個人怎麼做都會受到批評。這個例子我記得是小學時代，國文裡的一個例子：一個爺爺帶著一個孫子走在路上，他們是鄉下人，還



帶了一隻小驢子，爺孫兩人很高興的進城。剛開始爺爺帶著孫子牽著驢子走在路上，就有人說：「這個驢子空著都沒有人坐，是不是一種浪費呢？」這個爺爺聽到了，覺得這個人講得有道理，就把孫子抱上驢背，讓孫子騎坐在驢子上，再繼續往前走。有人看了說：「孫子坐驢，爺爺沒坐，這樣對嗎？」這個爺爺一聽，就把孫子抱下來，自己坐上去，繼續往前走。

走著走著，又有人說：「怎麼爺爺坐驢，小孩這麼小卻沒得坐？」爺爺一聽覺得也有道理，於是爺爺跟孫子就一起坐在這頭驢子上，繼續往前走。路上又有人批評：「驢子這麼小！兩個人坐太虧待這個驢子了？」爺爺跟孫子聽到覺得也有道理，兩人就下來用走的了。所以我們看！一開始都不坐，接下來孫子坐，再來爺爺坐，再過來一起坐。這四種模式都會招來批評，而且這個批評都是理性的，都有道理，也就是說所碰到的狀況，問題都難以圓滿，有時我們就會碰到這樣的問題，你怎麼做都對！怎麼做也都錯！所以在人世間，有時候碰到的問題，可能非常難解決，而且怎麼做都有它衍生出來的問題！

我們回頭來想想這個例子，如果從結構面來看，這個是系統結構的問題，剛好爺爺與孫子及一頭小驢子，如果這個結構不能改，爺爺跟孫子可以怎麼做？譬如：我們可以從善如流的應對別人的理性的批評，不妨用比較靈活的方式應對，既然有的對，爺爺可以上去坐一下，一會兒再換孫子坐，這樣也是一個可以應對的方式。另外一個方法是改變心態：既然世間法是這樣，在人的世界裡看到的都是一個局部的真理，我們就坦然接受批評，但是這些批評我們可以都放下，都可以淡然處之。也就是說，接受批評，但是不放在心上！爺爺還是帶著孫子、小驢子走，如果你要改變這個思惟，這個思惟就是：在這個結構下，它的結局就是不圓滿，我們知道這是沒有辦法的事！那我們就坦然接受，淡然處之，能放下就放下！至少不會聽到批評以後，心裡產生一些變化，就覺得心理不太舒服。

當然這個也是一個系統結構跟環境互動的問題：在鄉下沒有問題，上大街就有問題！因為不同的環境，你受到的這個關心跟評論可能不一樣的。所以改變系統結構，也可以在事後知道這樣的系統結構，一定是不圓滿的嘛！因此我們也可以不帶驢子，或者換隻大驢子等等……都可以改變系統結構，當然這些都是事後的「先見之明」。

❏ 一位觀眾提出的一個問題

解決心裡煩惱的問題，是不是也可以用轉移視線的工具？我想這應該不是轉移視線，而是轉移視野，改變觀點、改變想法。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自我意識，心理傾向上的表現比較肯定自己，可是每個人的生長背景各不同，歷練也各不同，最後形成的思惟也不一樣，有時看問題的思惟會變成非常固定，技術人員很容易從技術世界來看問題，每一個領域的人都用他領域的習慣來看問題，事情常常會產生一個瓶頸。事實上我們以前做研究的時候，常常會碰到一個問題，就是問題看起來很難解，打算放棄了，可是有別的領域的人提出了不同的觀點與看法後，讓我們覺得他講的道理值得參考，於是我們的想法就會開始轉變；有時候會有這樣的一個效果，本來是「山窮水盡疑無路」的狀況，改變思惟後，可以說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會說「唉呀！怎麼沒有想到？為什麼沒有想到？……等等」。因為我們的想法都已經很固定了！自己沒想到，可是對別人來講，「旁觀者清」，可能在他的領域、在他的思考角度裡，他覺得這個問題是有解的，可以去改變的。改變以後呢，我們對這個問題的定義就是不一樣！我們知道在解決問題的時候，只要把問題定義好，解決問題就比較容易。有時候卡在問題裡，不是解決很困難，而是因為我們看問題的方式有問題，只要我們改變思惟，可能問題很快就解決了！就好像我們剛才提到的例子：電梯的問題是工程上的問題，但是等電梯可能就是一個行為的問題，我們不算是轉移視線，我們算是換個思惟，換個想法吧。



㊦ 游牧民族的悲劇

當我們看到一個社會系統的問題，會嘗試去改善這個系統，但改善系統以後呢，有時候會產生預期不到的結果。我們在學校裡曾經討論過這樣一個個案，這個個案叫做「撒哈拉沙漠游牧民族的悲劇」。這個悲劇是怎樣產生的？游牧民族當然就是以游牧維生，大家看到游牧民族生活比較困苦，有人發現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水不夠。當然游牧民族不是生活在綠洲，有時候水不夠就要到處遷徙。在技術上，有人就想到要怎樣去幫助這些游牧民族，改善他們的生活，就引進鑿井技術，把井打得深一點，就有更多的水可以用。

第二個看到的是什麼？這些游牧民族因為醫療比較落後，新生兒死亡率比較高，他們就引進醫療團隊，讓醫療技術使新生兒的死亡率降低，這樣就可以改善他們的生活，解決他們沒有水與新生兒死亡高的問題。一開始生活是改善了，可是一、二十年後回頭再看，發覺這個游牧民族的生活反而更苦了！因為食物更少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結果呢？主要是當時沒有考慮到草原的問題，沙漠中的草原都是固定的，大致上是一個生態系統，草原就是那麼多，那些牲畜——駱駝、羊群……牠們能夠得到的食物來源就是那麼多，你今天鑿了井，那些人也好、駱駝、羊群也好，都可以喝到水，看起來大家都改善了！可是草原有限，它能夠提供給這些牲畜的食物也是有限，人呢？新生兒透過醫療後死亡比較少，新生兒就比較多，慢慢的這一個游牧民族整個人口就變得比較多了，牲畜沒有增加，即使增加，但是也變成比較瘦小，總體的食物還是沒有增加，所以人增加了，每個人分配到的食物卻變少了，所以大家的日子更苦了！

㊦ 局部觀點及其省思

用善心善念要去改變一些局部結果，造成的問題有時是短時間見效，但是長時間以後呢？生活反而更苦。會有這樣的情形，就是沒有考慮到非常重要的變數，這個草原變數對沙漠生態來講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們局部

改善可能短期見效，但是長期可能會更糟糕。事後來看，有非常多的事情是我們事先沒有想到的，因為我們看的問題常常是屬於局部的，可是事實上，問題常常比想像的要更複雜。

舉個例子：一個小學裡，有一個比較壯的同學，也有一個比較弱小的同學，有一天這個弱小的居然出手打這個比較壯的同學，學生看到了就跑去告訴老師：「某甲打了某乙！」我們來看這樣的問題：某甲為什麼會打某乙呢？某乙是一個長得身體非常魁武的，某甲是非常瘦小的，老師一看當然覺得不合理嘛！所以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事實，這個事實只是一個局部的事實，這個事實，可以說它是一個真相，也就是說你看到的事實就是這樣，但是問題常常比我們想像的或者看到的要複雜，因為我們看到的只是局部，而不是完整的問題，當然這個老師就去了解，其實某乙長得比較高壯，他經常欺負某甲。有一天某甲被欺負得實在受不了了，他就反擊某乙，剛好就被看到了，他告訴了老師。所以有時我們在某一個時間、地點，看到的某一個事實，它是不是代表整個問題就是這麼單純？事實上問題常常比我們想像的還要複雜。

像這樣的問題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會碰到，譬如：夫妻間吵架，外人很難介入，俗語說「清官難斷家務事」，問題的造成，可能不只是家庭的問題，或許跟職場有關。譬如：先生在職場工作負責某一個業務，結果這個業務推動得很不順利，就被主管數落，造成壓力，而他無法去紓解這些壓力，回到家裡看什麼都不順眼，所以也容易產生類似的問題。這次煩躁的源頭，不是在家庭，而是在職場，以家庭來當一個系統的話，這是環境產生的問題，可見環境跟系統互動會產生問題。

再舉一個例子，譬如：夫妻的問題之外，如果加上長輩呢？也許成了婆媳問題，那麼婆媳的互動問題，有沒有辦法從夫妻的問題去做推論呢？沒有辦法的！因為有的婆媳互動產生的問題，它的性質與特性，不在原來的



夫妻的問題之內，也就是說一個新事物加進來，會影響系統的特性，它的特性不是從原來的系統去推論所能得到的，有時候往往新事物加進來後，跟原來的系統經過互動，會產生比我們想像中更複雜的問題出來。

❗ 口試與書面資料

在學校也經常碰到類似的問題，譬如：要聘新老師，大家開會來討論新老師的申請案，大家先看書面資料，以評估這些新老師是不是很適合我們這個系？但是新老師是否可以跟系裡的同仁相處融洽，事實上是很難看出來的！此外，我們也常遇到甄試、申請的學生備審資料，也有同樣的問題。

有一次一位老師看到一位申請同學的資料，一看做得這麼好，他就問：「你這個資料做得非常好，你是怎麼做出來的？」同學的回答：「是透過學校的軟體做出來的！」原來很多學校會幫同學們準備類似這樣的資料。老師們再問同學：「你的經歷很多，看起來蠻不錯的——當過班長，參加英文演講又得名，等等……非常多經歷！」看完審查資料再問他：「你們班長是怎麼選出來的？」這個同學回答道：「我們班長一個月選一次。」於是我們發覺光是看書面資料，若沒有辦法去印證的話，這些資料並不十分可靠！最早我們看審查資料，沒有透過口試，常常會被這些審查資料所迷惑，因為資料看起來準備得很好。慢慢的累積這些口試經驗後，會想這些是不是他自己準備的？跟他其他資料有沒有辦法去印證？事實上光是從這些審查資料去交互比對，找出問題，有時是十分困難的！比如預計要錄取30個人，可能就有60份或90份備審資料，每個人的資料都很厚，我們在校要做研究、要做教學，時間上本來就比較有限，我們希望能夠很快地看出哪一個同學是我們想要的，但有時候這些資料沒有辦法提供一個可靠的資訊，所以這些問題常常比想像中要來的複雜。最後的做法就是：比較相信實際上的口試，反而覺得書審比較不可靠，這也是事後的「先見之明」，口試完才知道有那麼多的書審問題。當然，這並不是說書審資料沒

用，如何透過書面資料，呈現出個人的特質，是十分關鍵的，尤其是書審第一頁的資料，常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學校這個例子中，選班長的方式沒考慮到，經常辦演講競賽沒考慮到，所以不能假設每一個學校的做法都一樣，為了要增加同學們的歷練，很多學校會創造出很多的資料，類似這樣的情形，我們考慮的變數增加了，系統複雜度也增加了。譬如沙漠游牧民族的例子，我們把草原考慮進來以後，複雜度就增加了，那麼互動關係增加，複雜度也會增加。因為每一件事情其實是環環相扣的，尤其是人的世界，常常都是環環相扣的，事實上有無量因緣的，我們只是在無量因緣裡面把東西切割開來看：這個是經濟學、這是社會學、這是心理學……然後分別去建立各門知識。事實上這些知識，都是在相關、互動的情形下被切割開來，在實際應用上就是要融合各個領域的知識，不能單方面熟悉一個領域的思惟，就固定在這個領域。當然一開始草原的問題沒有在這個個案裡面，沒有去考慮到，事後知道草原是一個很重要的變數，但要改變一個生態是不能隨便去改變的，必須要有所考慮。

當然這些都需要集思廣益，如果事先有人知識經驗較為豐富，可以看出來，覺得不考慮草原是不對的，當然這樣最好。我們回頭看這個問題已經發生了，怎麼去解決問題？也就是說原來一個系統結構，它的生態環境就是這樣，我們為了要去改善它就介入了，結果發覺成果不好，而當初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因素。假設系統結構不能改變，那麼我們對這些游牧民族怎麼交待？當然我們可以恢復原來的穩定狀態，就是人口增加，食物沒有增加，那是不是我們可以把一些人口移出，讓這些人可以在比較穩定的環境下繼續過原來的日子。如果能夠改變系統結構，這一個問題就比較容易解決。這一個撒哈拉沙漠游牧民族的悲劇，我們是有建構模式的，根據一些描述去建構一個模型，然後把草原考慮進來，然後再去模擬「怎樣可以改善系統行為？」採取怎樣的改善方式？這一些都要有一個比較大的視野，



也就是說匯集更多的人、更多的思考、更多的知識經驗，這樣才能夠來作問題的分析，改善問題。

⚡ 要改變的是自己 用自己的修養去影響別人

對於許多人生的問題，我們常常會碰到一些瓶頸，如果我們能想辦法放大視野，有的問題是可以突破的。譬如：家庭的問題有時很難克服，我們可以請教師父、請教善知識，把一些世出世間的觀點帶進，一個新的觀點就這樣加進來。老禪師也經常說：「我們不是要改變別人，我們要改變的是自己，然後用自己的修養去影響別人。」在管理上也有類似的說法，就是：怎樣管理你的上司？怎樣跟上司互動得更好？使得上司有更大的生產力！你怎樣去跟上司相處？這是管理實務界的大師——杜拉克他提出來的觀點，他的觀念是這樣的：我們不要嘗試去改變主管的想法，我們是配合他的想法，提供意見給他。所以與上司相處之道，你是可以提供你的想法，讓他在工作上得到更有效的結果，在適當的時間、適當的地點，你可以提供更大的助益，這一些都是人跟人互動的問題。

⚡ 結語

今天談的主題是「改變思惟看問題」，我們看問題不要太過於僵化，但有時是不是僵化，我們自己並沒有自覺，當別人提出意見後，我們才恍然大悟：「對喔！我怎麼沒有想到？」有時候是透過自己的省思，而有時候是透過親近善知識。所以我們要多看、多聽、多想！一旦看到自己的盲點恍然大悟，這個效果可能更好！能夠改變這個思惟，常常去觀照、反省，想想：「對這個問題，有沒有不同的想法？」再去想一想，善知識為什麼這樣講？他提供的觀點在哪裡？當我們的視野更大，心量就會更大，我們累積的知識經驗就會更多，當面對問題的時候就可以處理得更好。這個世間總是這樣，事情常常不是在我們能完全掌控的範圍內，還是需要放大視野，放大我們的心量，擴大我們的思惟，這樣對問題也許能得到比較好的解決，或者對突破瓶頸上會有一些幫助，今天的時間就到這裡，謝謝大家！



千佛山佛教基金會通訊點

<http://www.chiefsun.org>
<http://www.chiefsun.org.tw>
<http://cn.chiefsun.org.tw>

千佛山菩提寺

台南市關廟區松腳里旺萊路466巷1號
電話：(06)595-8106
傳真：(06)595-8610
E-mail：cfs.bodhi@gmail.com

千佛山般若寺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532號
電話：(07)346-1908
傳真：(07)346-1906
E-mail：cfs.buras@gmail.com

千佛山淨業林

高雄市鼓山區文信路320號
電話：(07)550-0261
傳真：(07)550-0262
E-mail：chiefsun.only@yahoo.com.tw

千佛山福慧寺

高雄市美濃區興隆三街150巷26號
電話：(07)681-2764
傳真：(07)682-0533
E-mail：wise.a001@msa.hinet.net

千佛山本願寺

高雄市仁武區澄合街89號
電話：(07)372-0999 傳真：(07)373-0505
E-mail：benyuan0719@yahoo.com.tw

千佛山普願寺 (原：千佛山林園佛教堂)

高雄市林園區文賢南路100號
電話：(07)641-2233 (07)642-6656
傳真：(07)646-8626
E-mail：ly.temple@msa.hinet.net

千佛山大雲寺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二路130號
電話：(04)2473-2233
傳真：(04)2475-6337
E-mail：cfos3665@ms66.hinet.net

千佛山桃園講堂

桃園市桃園區龍安街14巷12號1樓之3
電話：(03)217-3633
傳真：(03)217-3634
E-mail：cfstaoyuan@gmail.com

千佛山台北講堂

台北市羅斯福路五段53巷1號
電話：(02)8931-2611
傳真：(02)8932-2223
E-mail：cfs.taipei108@gmail.com

千佛山十方大法禪寺

台北市信義區福德街221巷248號
電話：(02)2726-0323 傳真：(02)2346-0431

千佛山華德禪寺

新北市三峽區介壽路二段138巷1弄170號
電話：(02)8676-8953 傳真：(02)8676-5012
E-mail：huader@ms53.hinet.net

千佛山白雲禪寺

電話：(02)2666-3171、(02)2666-3172
傳真：(02)2666-3173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新烏路二段178號
E-mail：cfs.bycm@gmail.com

千佛山曼殊佛舍

電話：(07)731-0995 傳真：(07)735-6936
地址：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23巷11號

千佛山地藏庵

基隆市暖暖區八堵路一巷55號
電話：(02)2459-0558
傳真：(02)2457-3504
E-mail：cfs.k205@msa.hinet.net

千佛山曼殊佛舍

台東市鐵花路216號
電話：(089)348-020 傳真：(089)348-088
E-mail：cfs.mansu98@gmail.com

浮丘山古嚴禪寺

彰化縣大城鄉大城村中平路304巷25號
電話：(04)894-1937 傳真：(04)894-1940
E-mail：guu_yan@yahoo.com.tw

天岳山祇園寺

高雄市甲仙區大田里百葉巷13-1號
電話：(07)675-2373、(07)675-4086
傳真：(07)675-4393
E-mail：gm3732576@yahoo.com.tw

天岳山梵音禪寺

高雄市甲仙區大田里百葉巷16號
電話：(07)675-2919 傳真：(07)675-4087

天岳山法泉寺

高雄市甲仙區西安里樂群巷2之1號
電話：(07)675-3865 傳真：(07)675-3876
E-mail：tenye.farchen@msa.hinet.net

天岳山光明寺

台南市關廟區下湖里下湖二街96巷25號
電話：(06)596-0409 傳真：(06)595-1980
E-mail：kms5960409@gmail.com

天岳山嘉義講堂

嘉義市西區自由路518號
電話：(05)281-2133 傳真：(05)234-3218
E-mail：chiayi0518@yahoo.com.tw

天岳山紫竹觀音寺

屏東縣枋山鄉善餘村光復路13號
電話：(08)877-1821
E-mail：chiefsun101@yahoo.com.tw

天岳山慈修禪寺

新北市淡水區北投里北投子92號
電話：(02)2621-5270
傳真：(02)2620-3882
E-mail：cixiu.temple@gmail.com

天岳山雲陽寺

新北市新店區銀河路23號
電話：(02)2217-3773 傳真：(02)2217-0229
E-mail：yyt.taipei@yahoo.com.tw

天岳山法雨寺

新竹縣關西鎮上林里上橫坑7鄰70之3號
電話：03-5860288 傳真03-5860708
E-mail：faruie5150@gmail.com

天岳山法雲禪寺

新北市五股區芳洲二路129-1號
電話：(02)2291-8160
傳真：(02)2291-8163
E-mail：tys.fayun108@gmail.com

天岳山蓮華寺

新北市三芝區圓山里大水堀32號
電話：(02)2637-1468 傳真：(02)2637-2087
E-mail：acc396.stuv@msa.hinet.net

天岳山男眾佛學院

台南市關廟區旺萊路466巷30號
電話：06-5958106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

台南市關廟區松腳里旺萊路466巷1號
電話：(06)595-8106轉201
傳真：(06)595-4925 (06)595-8610
E-mail：buddha.999@hotmail.com

財團法人千佛山佛教基金會

台南市關廟區松腳里旺萊路466巷1號
電話：(06)595-8106 分機205
傳真：(06)595-8610
E-mail：chiefsun99@gmail.com

財團法人千佛山文教基金會

台南市關廟區松腳里旺萊路466巷1號
電話：(06)595-8106
傳真：(06)595-8610
E-mail：cef.cfs@gmail.com

財團法人千佛山慈善基金會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461號 一、二樓
電話：(07)341-2799
傳真：(07)349-2066
E-mail：cfscharity66@gmail.com

佛弟子協會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461號5樓
電話：(07)346-1308
傳真：(07)346-1306
E-mail：chief.sob@msa.hinet.net

千佛山白雲出版社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542號
電話：(07)346-1929
E-mail：paiyun3419536@gmail.com

(海外)

澳大利亞雲陽寺

6-10 Reservoir Road, Narre Warren North,
VIC 3804, Australia
電話：(613) 9796 8079
傳真：(613) 9796 9969
網址：www.yunyangtemple.org.au

千佛山文教慈善基金會

香港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128號松山大廈1樓A室
電話：+852 23021588
傳真：+852 27611718
E-mail：info@chiefsun.org.hk

千佛山夢殊講堂

香港新界葵興工業街10-14號華發工業大廈前座
7字樓2室
電話：+852 27118106
傳真：+852 27611718
E-mail：info@chiefsun.com.hk

千佛山新加坡講堂

BIK574 Ang Mo Kio AVE 10 #01-1831
Singapore560574
電話：65-6554 1563 傳真：65-9652 0555
E-mail：paiyunsf@gmail.com

◎助印雜誌令佛法流布，功德殊勝。感謝您！

100 莊福生 曾宗彬 曾紹綺 曾煜捷 廖繼成 劉佳慧 蔡宜濱 蔡淑妹 顧盈盈 顧懋江 顧謙文 顧謙威	洪素葉 蔡志誠 (一同)	邱玉霞 黃永良 (一同)	黃秋香 林進明 林郁婷 林聖傑 林蔡晴心 (一同)	50 謝素女	300 彭劉鴻 黃玉香 陳麗馨
200 曾佳惠 曾林鵠 黃坤川 黃坤金 廖桂英 廖瓊琚 劉白羚 劉賢臣 釋如光	劉世明 蘇琇敏 劉柏淑 (一同)	楊文森 卓淑華 (一同)	2400 程美足 李欣容 李健嘉 (一同)	100 釋如光 楊吳盞 盧奕豪 彭彥錡 黃裕錦 黃蘇春秀 劉昇源 王麗琴 劉翼 劉德翎 佳源系統 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林陳瑞碧 林怡君 林玉青 林雅閔 郭芳哲 王凱鵬 蘇富彥 蘇就明 蘇宏昌 蘇亦綦 蘇秀萍 林竣甘 許淑緣 林沛玲 蘇秉佑 楊威國華 楊台慶 楊懷嚴 楊麗萍 楊台復	400 翁茂雄 翁陳罔受 (一同)
300 王以明 李依瑾 修度 陳淑貞 釋蓮十	600 林麗華	廖淑婷 廖明聰 廖妙存 廖唯任 廖淑媚 黃怡綾 廖苡辰 (一同)	3000 蘇太田	翁榮燦 陳秀玲 (一同)	翁芷薰 陳蔡金柳 (一同)
400 黃張氣	薛文盛 歐美枝 薛裕達 薛裕龍 薛育淨 薛瑄凝 (一同)	1300 郭順儻 呂素吟 郭品佑 郭書宏 林姿蓉 羅嘉秀 郭珮游 郭鈺芯 郭紫晴 郭品淳 陳昱仁 陳章碩 陳博勛 (一同)	4000 隆峰寺	500 楊勝雄 (110/7)	1000 林玫君
500 王立諱 王彥雄 江松田 李阿魚 林衍佑 黃玉香 葉素月 葉慧子 潘延波 賴柔伊	700 郭連漲 呂素卿 郭龍吉 郭雅雯 郭雅玲 鄭夙荏 郭育睿 (一同)	1500 莊素珍	5000 康旭雅 康智淵	2000 楊興發 黃有志 楊斌 楊波 羅琼 寇文 楊俊麟 朱志明 楊玲 楊詠勝 (一同)	2000 楊興發 黃有志 楊斌 楊波 羅琼 寇文 楊俊麟 朱志明 楊玲 楊詠勝 (一同)
	1000 丁之芬 王盈璇 何婉寧 何黃金指 卓秋金 洪玉里 莊芮羽 曾榮 趙梨岑 劉趙別 賴慧淑 謝潘美雲 羅麗玲	2000 吳龍夫 楊淋凱	21000 佛弟子	3000 林鳳美 每月500/6 (110/8-111/1)	3000 林鳳美 每月500/6 (110/8-111/1)

涓滴匯流，縱然是大海一滴

菩薩大德 您的護持與贊助將使佛陀的甘露法水 持續遍灑人間——

榮譽護持委員：全年12,000元

護持委員：全年6,000元

福慧會員：每月500元

榮譽會員：每月300元

隨喜助印：金額不拘

◎請註明「助印千佛山雜誌」

◎國外請用匯票，並註明「助印千佛山雜誌」

◎捐贈額可在綜合所得總額內減除之

匯款專戶：

· 戶名：財團法人千佛山文教基金會

· 郵局劃撥帳號：31283570

· 京城銀行（關廟分行）

帳號：060225004873

分行代碼：0540607



衷心的邀請您

贊助《千佛山雜誌》

加入護持委員

讓正法綿延流長

財團法人千佛山文教基金會

電話：06-5958106

傳真：06-5958610



千佛山
CHIEF SUN

改變， 從自己開始。

跟隨佛陀，
希望像他一樣的祥和自在。

學習佛法，
希望解決生活大小的煩惱。

歸依師父，
希望有好的老師做為指引。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 報名招生中

試讀報名表



招收對象：18-50歲身心健康，高中職以上畢業之出家、在家女性。

在學待遇：免學雜費，食宿全免，有意請洽網址或掃描QR-code。



www.chiefsun.org.tw



06-5958106 若詢法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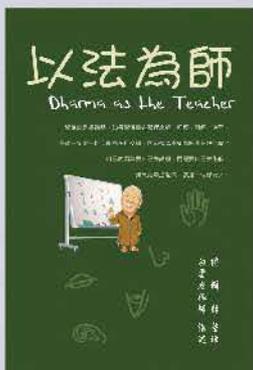
千佛山女子佛學院



台南市關廟區旺萊路466巷1號

金剛經研討

金剛經，大般若經中的一品，也是禪宗的傳法寶典，主要闡明無念、無相、無住的旨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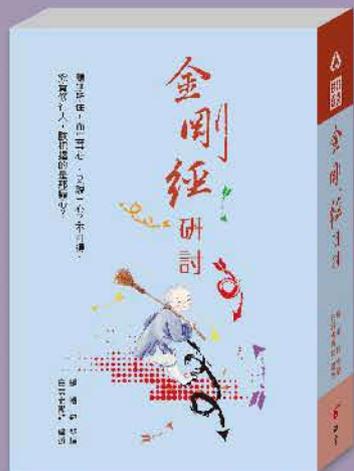
佛說四十二章經

佛法強調，解跟行同時要去做，否則滿嘴都是道理，可是一旦輪到自己，一點也做不了主。平常都會講道理，講是非，明辨是非，不參與是非；可是，有沒有化解是非的修養跟智慧？

佛法的傳承，不像世間法所謂的「拳頭師父」教徒弟都要留一手的方式，這是世間法的做法。

以法為師

本書收集的篇章，皆是上白下雲老禪師於佛陀學術研究所，向同學們介紹佛法要義的內容。



佛法要義

信佛是信什麼？信釋迦牟尼佛的道理方法，可以得到覺悟，這叫做信佛；不是信釋迦牟尼佛那個人，而是信他的智慧，他的智慧是來自那些道理方法。

大乘起信論法義

『大乘起信論法義』，幾乎包羅了三藏十二部，八千多卷經典，也就是說經、律、論全部在這裡面都可以找到它的跡象。



google play 電子書 電子書簡體版 陸續上架中
電子書：<https://reading.udn.com/> udn 讀書吧

千佛山白雲出版社及千佛山全省各道場

地址：813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542號 洽購專線：07-346-1929 E-mail：paiyun3419536@gmail.com